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孟子子正義

(八)

焦循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473

萬有文庫

第一集第二編五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孟 子 正 義

(八)

焦 循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010473

孟子正義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注已說於上篇

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注天下有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
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注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

疏 足以無飢矣。○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是利本同。圖監毛三本。是誤可。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注 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疏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饑不煖不飽。尙未卽凍餒。而已謂之凍餒矣。謂之者。文王謂之也。

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那類也。

疏 衆鳥不羅。翔鳳來集。○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漢書路溫舒上言曰。臣聞鳥羣之聚不散。而後鳳皇集。卽此意。楚辭宋玉九辨。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皇遠遊而無所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注 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

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

疏

注易治也。○正義曰音義云易以鼓切。毛詩小雅甫田篇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呂氏春秋辯土篇云農夫知其田之易也。高誘注云易治也。易讀如易網之易。○注噉一井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一井爲噉九夫爲一井。趙氏

所本也。說苑辨物篇云噉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噉之正治。如淳引蔡邕云麻田曰噉。韋昭注國語周語齊語皆云麻地曰噉。說文田部則云噉耕治之田也。按易否九四噉離九家注云噉者類也。荀子勸學篇言草木噉生。書洪範言洪範九噉。國語齊語云人與人相噉。家與家相噉。皆以噉類言一井八家所共相與爲噉。故名爲噉。呂氏春秋慎大篇云農不去噉。即農不去井也。麻田之說。趙氏所不取。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疏

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

疏

注至饒至若是。○正義曰足爲手足之足。而或訓爲止。此云至足。與論語百姓足之足同。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足。續也。言續足也。是有繼續之義。故得爲饒。小爾雅廣詁云饒多也。賈子新書憂民篇云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然則有九年之蓄。謂之足矣。有九年之蓄。則饒多矣。故以饒釋之。又以多申之。

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疏 倉廩實知禮節。○正義曰。語出管子牧民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注 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

疏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正義曰。安明集宗炳明佛論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周氏廣樂孟子逸文攷云。論又有云。昔仲尼怖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遊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攷魯無東山之名。論語顛與爲東蒙主。注孔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那箇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魯頌奄有龜蒙。毛傳。魯山也。正義亦云。論語疏云。顛與主蒙山。水經注。瑕邪那臨沂縣有洛水。出大南山。武陽縣之冠石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顛與城。卽孔子稱顛與爲東蒙主也。史記蒙羽其父。索隱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作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卽令云東山。其爲蒙山固無可疑。按關氏若禱禱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然則蒙山一名東山。宗炳蓋以蒙山代東山。古人引經。原有此例。依宗論以東山爲蒙山可也。以爲孟子本作蒙山。則失之矣。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注 瀾。水中大波也。

疏 注。謂水中大波。○正義曰。雷聲釋水云。河水清且澗澗。大波爲澗。說文水部云。澗澗或從連。澗澗一字也。劉熙釋名釋水云。風行水波成文曰澗。澗澗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注 容光小卻也。言大明照幽微。

疏 注。容光至幽微。○正義曰。音義云。都丁去逆切。義與隙同。說文頁部云。隙。壁際也。禮記三年問釋文云。隙。本作卻。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曰。牆之隙。墜之咎也。際。自分而合言之。隙。自合而分言之。引申之。凡罅裂皆曰隙。假借以卻爲之。按隙之假借爲邑部。卻其巨部。卻乃卻之。爲不恭之卻。或寫從巳。非也。音義作都。廣韻十九鐸云。卻俗從妥。張有復古編云。卻別作都。非。隙爲罅裂之名。故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隙。疊也。疊則隙之小者。惟遮隔其光而已。苟有絳髮之隙。可以容納。則光必入而照焉。容光非小隙之名。至於小隙。極言其容之微者。以見其照之大也。故以小卻明容光。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注 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也。

疏 注。盈滿至進也。○正義曰。盈科詳見離樓上篇。禮記儒行篇云。上通而不困。注云。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達與通義同。故文選顏延年拜陵廟詩云。晚達生或輟。李善注云。達。宜達也。故以達爲仕進。廷峻云。坎。孔本作歇。

章指言。閔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爲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注 蹠盜蹠也蹠舜之分以此別之

疏 注蹠盜蹠也。○正義曰音義云。蹠與跖同之石切。莊子有盜跖篇云。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驅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

小國入保。萬民苦之。釋文云。按左傳。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謬言也。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注 楊子楊朱也爲我爲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

疏 注楊子至爲也。○正義曰。列子有楊朱篇。張湛注云。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是驚駭楊朱之言云。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

吾請言之。有倭若肌膚瘦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者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盡於肌膚。肌膚盡於一節者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則吾言當矣。呂氏春秋不
二篇云。陽生貴己。高注云。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楊子拔釵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貴己卽爲己。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注 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己樂爲之也。

疏

注。墨子至之也。○正義曰。史記孟子有稱列傳後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墨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武氏億授堂文鈔跋墨子云。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懷大覽高誘注。

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蓋墨子居於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於文子也。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行。至如畢氏據本。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貉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祀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音義云。突。丁徒忽切。穿突也。應公二十五年左傳。宵突陳城。注云。突。穿也。此丁公著所本。乃城可言穿。頂不可言穿。莊子說劍篇云。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髮。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禿。楊倞注云。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髮。突禿聲轉。突卽禿。楊氏解爲短髮是也。趙氏以突明摩。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禿。丁氏以突爲穿。失趙義矣。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

注盡同矣。困學紀聞言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謹。今本作放謹。注無致至也三字。孫宣公音義。放謹。下據丁氏云。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已作放。今攷文選劉峻廣絕交論。皆顧摩頂至謹。注引孟子摩頂放謹。趙岐曰。放。至也。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氏注本。唐世已有其二。非至宋始作放謹也。又文選劉潛賦。注引毛氏詩傳。顧叔子納鄰之盤。使執燭。放乎平旦。事下引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惟放乎項邪。注有放至也三字。無方往切。摩頂放謹。注直云摩突其項。下至於謹。爲致爲放。莫可究詳矣。程氏灑攷異云。風俗通十反篇。墨翟摩頂以放謹。楊朱一毛而不爲。放字與今孟子同。江書任彈兩注所引致於謹者。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岐二字。當亦爲劉熙傳寫者。通譌然爾。謹按墨子有兼愛三篇。無摩頂放謹語。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曰。禹親自操塗泥而九雜天下之川。踣面皴。屣無毛。沐甚風。鬱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跛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躄無履。屣無毛。相違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孟子推其汜愛兼利。生動死薄之道。而擬之爲摩頂放謹。卽自苦以躄無履。屣無毛之意耳。

子莫執中

注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

圖注子莫至一者也。○正義曰。子莫未詳。或謂莊子有云。儒墨楊乘四。乘別無所聞。恐卽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音義云。陸云。言子等無執中。此異於趙氏。非也。孔子稱堯舜舜執中。孟子稱湯執中。此句下云。執中爲近之。何遽成人莫執中也。陸氏

穿鑿不足
以爲趙也。

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注 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得時變也。

疏 注執中至變也。○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央者。中和也。設文一部云。中和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爲時。執中者。但取不寒不暑也。聖人之道。以時爲中。趨時則能變通。知變通則權也。文公十二年公羊傳云。惟一介斷斷兮。無技。注云。一

介猶一板。此云執一介。即執一板也。不知權宜一板。如此所以猶執一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復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顯然共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準。不可以知之。孟子之闢楊墨也。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誠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人讀其書。孰知無權之故。舉一而廢百之爲害至鉅哉。孟子道性善。於告子言以人性爲仁義。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今人讀其書。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殺賊人以爲仁義之禍何如哉。老聃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所謂空寂能脫然不以形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累其心。而獨私其所謂長生久視。所謂不生不滅者。於人物一視而同用。其慈養合楊墨之說。以爲說。由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爲。由其外形骸。薄慈愛。靡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之。宋儒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而苦氣質。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即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雖視人之飢寒號呼。男女哀怨。以垂垂死。爲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爲天理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爲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爲理。而禍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爲仁。去心知以爲智也。是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先重知。人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論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論日用。以無欲爲能篤行也。人論

日用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古今不乏嚴氣正性疾惡如讎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執顯倍共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談，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至後儒又增一執理無權者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注 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

注 所以至道也。○正義曰：易繫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途既殊，則慮不可不百。慮百，則不執一也。執一，則不百慮。故發百矣。楊子爲我，執一於爲我也。墨子兼愛，執一於兼愛也。孟子所以距楊墨，距其執一也。故

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楊子惟知爲我而不復慮及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復慮及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復慮及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參乎菱葛之中，而冬夏皆稭也。不知權時者，委葛稭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即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善與人同，執兩端以用其中，故執中而非執一。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薪木亦戒其毀傷，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至於偏枯，胠胝，寢廢不運，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同道者一致也。易地皆然者，百慮也。執一則爲楊墨，不執一則爲禹稷顏曾。孟子學堯舜孔子之道，知道在變通神化，故楊墨之執一，不知變通則距之，距之者，距其悖乎堯舜孔子之道也。不然，楊未屏氣，虛名齊生，死固高曠絕俗之士，至墨糧以救世爲心，其言曰：國家皆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皆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奢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讀其書，豈不謂之仁人君子。非孟子深明乎變通神化之道，確有以見其異乎堯舜孔子之權，安能反復申明以距之哉。學者尙有申墨子之說者，不知道者也。

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注 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疏

注令人強甘之○正義曰飢渴者急欲得飲食以不甘爲甘故爲強甘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注 爲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注 人能守正不爲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也

疏

注人能至患也○正義曰說文又部云及逮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幾舜之聖不能及高誘注云及猶知也及人即不知人趙氏謂人之貧賤者所爲之事不能及富貴之人爲利所動不能守正必爲強奪詐取之事以傷害善人則善人憂患之使

不爲利欲所害雖不及富貴之人亦不肯爲禍於善人故善人不爲所憂患強奪詐取猶飲食之不甘者也以飢渴而甘其所不甘則因富貴不知人亦將爲其所不可爲此何必貧賤富貴之懸殊者也同一貧賤而後稍遜則已妬而傷之同一富貴而後稍

加一等。已百計排毀而傾軋之。皆心害也。受其害者。必善人也。害善人者。必小人。非君子也。故云。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惡。近時通解。不爲憂。謂己不憂。不及人。

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注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汗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疏注。介。大至量也。○正義曰。介。大也。爾雅釋詁。文毛詩大雅。生民。攸介。攸止。小明。介爾景福。介。傳皆訓大。趙氏以惠不羞汗君。不辭小官爲大量。是也。承上不及人而言之。士師之賤。不及三公之榮。若少存黜陟之心。則辭小官而不居矣。是心之淺隘。

也。音義云。陸云。介。謂特立之行。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陸氏蓋本此。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爲貴也。

疏無可無否。○正義曰。法言淵。卷篇云。不爽不惠。可否之間。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注有爲。爲仁義也。輒。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爲者。中道而盡棄。前行也。

疏注。軻八尺也。○正義曰。音義云。軻丁音刃。云義與何同。借用耳。先儒以七尺爲何。注云。八尺曰軻。程氏瑤田通藝錄。七尺曰何。說云。何之數小。爾雅云。四尺。漢書食貨志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此其譌易見也。說文云。何。人等臂一尋八尺。王肅聖證。

論道岐孟子注。曹操李答孫子注。郭璞山海經注。顏師古司馬相如傳注。房元輪管子注。鮑彪楚國記注。並曰八尺。而鄭康成周官儀禮注。包咸論語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謹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見司馬彪說。則皆以爲七尺。莊子步何之邱。陸德明釋文。亦曰七尺。惟南子原道訓注。八尺曰何。而覽冥訓注。則云七尺曰何。其注百何。亦曰七百尺也。是書有高誘許慎二人之說。證以說文。則八尺者當爲許氏所記。雖高誘注中者。證以呂氏春秋注。則七尺者誘之說也。近世方密之顯亭林。皆篤信八尺之說。瑤田以爲何七尺者是也。揚雄方言云。度廣以尋。杜預左傳何溝洫注云。度深曰何。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何必七尺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廣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故尋爲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何。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何。亦其勢然也。玉篇云。度深曰測。說文解測字曰。深所至也。測之爲言側也。余之說何字以爲伸手度深。必側其身焉。義與此合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程氏甚精。何說可定矣。考工記。廣二尋。深二何。謂之澮。備其度。圓八尺。何不皆曰二尋。如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也。羅按。何爲七尺。程氏段氏之言定矣。管子地員篇云。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濱田。悉徒。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赤墜。羅肥。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黃唐。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斥堠。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黑埴。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勞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墳。勞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澗不可得泉。陸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駟石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之山二十施。百四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懸泉。懸之二。乃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復呂。懸之三。乃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懸之五。乃至於泉。

山之材。鑿之二十七尺而至於泉。山之側。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然則鑿地之度。以七尺為準。初與施其數同也。自二尺重八仞言之。原不必九仞而已可得泉。但水土深淺不齊。必極之以二十丈。則九仞僅有其半。故趙氏以中道言之。九仞而不及泉。明及泉者有不待九仞也。猶爲棄井。明九仞功方得中。也不考管子。未知其指。

章指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軌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贊。義與此同。

論

論之一贊。○正義曰。音義云。論謂論語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注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

注

注。性之。孟侯也。○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春秋繁露。孫名號篇云。如其生生自。然之實。謂之性。周髀算經云。此天地陰陽之性。自然也。故以性爲自然。好仁也。廣雅釋親云。體。身也。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云。

身者。親之遺體也。淮南子繆稱訓云。身。君子之言信也。高誘注云。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以體行解身字。與趙氏此注同。是身之即體之也。行仁。謂以德澤及人。視之若身。謂不異身受之也。說文人部云。假。非真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假爾大羶。有常注云。假。借也。行仁視之若身。則實行之矣。五霸假借行仁之名。以正諸侯。非其實能行仁也。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太上樂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虛辨注云。自彊。謂其身不爲。太上謂五帝。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注 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

疏 注五霸重有也。○正義曰：五霸假借仁義之名，旋復不仁不義，不能久也。假而能久，仁亦及人，究殊乎不能假而甘爲不仁者也。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

疏 用而不已，實何以易。○正義曰：呂氏春秋順說篇云：以之所歸，高誘注云：歸，終也。僖公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注云：終，歸已也。此云用而不已，卽是假而不歸，以已釋歸也。實卽指湯武身之謂與身之何以易。曹風下泉所以思明王賢伯矣。考文

古本無已字，落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於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注 公孫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疏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自是尙書文而不稱書曰。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人臣乘忠志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卽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開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

注詩魏五素餐。○正義曰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毛傳云素空也。空之言虛也。無功受祿是虛得此餐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注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

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遇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注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爲事也

疏

注齊王至事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此稱王子故知爲齊王之子也顧氏與武日知錄云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率以九職任

萬民五曰百工化飭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士爾爾股肱純其勳秉鞭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觀國之君遂以士爲朝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乎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

孟子曰尙志

注尙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疏

注尙上至志也○正義曰儀禮觀禮云尙左注云古文尙作上釋文序錄引書贊云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尙書尙者上也尊之猶貴之故以上釋尙又以貴釋上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

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
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
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爲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爲上。所由
者。義爲貴。大人之事備也。

疏 大人之事備矣。○正義曰。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己也。尚志者。居仁由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
居仁。不取非其有曰由義。尚志之時。雖曰士也。然豈待爲大人而後謂之大人哉。蓋大人之事。天生己時。已備之矣。
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注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
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

疏 注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仲子不義其兄之姪而處於陔。此實事也。不義而與之齊國而不受。無此事。人處姪之也。不善與之齊國而不受。猶萬鍾之不受也。處於陔猶單食豆羹之不受也。亡親戚君臣上下。是不知禮義之大者。若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則宜知親戚君臣上下矣。仲子既不知有親戚君臣上下。又何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也。此趙氏義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鄒陽上梁王書。稱於陔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皇甫謐高士傳載其事。愚謂果有此事。自是廉之實蹟。匡章何以不稱於孟子之前。孟子又何以設言與之齊國而弗受。而反不及其辭楚相邪。嘗考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黃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登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此北郭先生之事。而高士傳以爲陳仲子。夫鄒陽所云辭三公者。特言其不願爲三公耳。固不必實有一御聘之事。而士安附會其說。遂以北郭事移而屬之仲子。豈可信乎。且於陔齊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高士傳稱陳仲子適楚。居於陔。楚王聞其賢而聘之。以齊地爲楚地。傳會改易。灼然可知。而左祖仲子者。猶以辭三公爲美談。夫亦未之考耳。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注 人當以禮義爲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敝。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爲大哉。

疏 注。人當至大哉。○正義曰。經言亡親戚君臣上下。趙氏言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敝。不言君臣者。以上下卽君臣也。避兄離母。是不知親戚不義。蓋緣是不知君臣親戚屬仁君臣屬義。故不知仁義。書傳敘九族。是親戚有敝也。周禮春官。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注云。謂先尊後卑。是上下有敝也。賈子新書六術篇云。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

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此六者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六親有次，不可相論。相論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然則親戚專指同姓。呂氏春秋論人篇云：論人者，又必有六戚四鄰。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高誘注云：六戚，六親也。有父則有母，有子則有妻，與父子之說互相備也。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云：君親無將。注云：親，父母也。父母，六親所由始也。故專得其稱。禮記祭義：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注云：親，長父兄也。此親專屬父。儀禮喪服記：親則月算，如邦人。注云：謂在五屬之內。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注云：總服以內也。天官大宰：一曰親親。注云：親親，若喪親九族也。書典以親九族。馬氏鄭氏注皆云：上自高祖，下至元孫，爲九族。凡稱親皆謂父族。喪服小記：婦附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附於親者。注云：親者，謂舅所生。此以舅之生母爲親，仍六親中之母也。毛詩大雅行葦：戚戚兄弟。傳云：戚戚，內相親也。箋云：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孔氏正義云：戚戚猶親親。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度性別於上而嚴單於下。正義云：戚親也是戚，亦與親同。指同族而言。爾雅釋親：先釋宗族。六親之正也。次因母而及母黨，因妻而及妻黨，因子而及子黨，是連類而推及之。秋官大司寇：一曰聽親之辭。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而賈氏疏兼以外親有服者言之，非其義也。乃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氏正義：謂親言族內，戚言族外。國語鄭語云：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割變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頌章昭注云：親謂支子甥舅。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媿亞，以象天明。杜預注云：六親相睦，蓋自漢以來，有尙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黨二。夫同姓稱宗族，母妻稱黨，自混黨於族，遂亦稱黨爲親。漢儒說經尙無以親戚指異姓，而章昭杜預生於漢末，其時外戚之盛，論於宗族，預又爲司馬懿之女壻，其以媿亞爲親宜矣。然左傳晉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媿亞，數雖有六，原無親名。故孔氏正義辨之云：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則以杜氏所云六親爲不然也。鄭語非親二字，承上文支子母弟甥舅，故章昭注云：其實親字祇屬支子母弟，如小雅頌序云：暴戾無親，不能樂樂。同姓親睦，九族而未章。連言兄弟甥舅，不得謂甥舅亦同姓九族也。趙氏以親戚指母與兄是矣。仲子辟兄離母而親其妻，是親戚之敘失矣。翟氏顯攷異云：王氏翼注云：此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無親戚者。臣上下者，苟不不苟，蓋名不如盜貨，田仲不知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彘刺利跖，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韓非子外儲說載宋屈殺，謂因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於人之

國蓋堅瓠之類也。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爲至今不殺乎。仲子確廉矯義不惟人不信之且多厭惡之矣。倘特因孟子之大聲一呼而仲遂敗其僞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焉。猶於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言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也。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注 桃應孟子弟子皋陶爲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皋陶如何。

疏 注皋陶爲士官主執罪人。○正義曰書堯典云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鄭氏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禮記月令孟秋命理聽訟注云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士爲刑官之長故主執有罪之人。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注 孟子曰皋陶執之耳。

疏 注皋陶執之耳。○正義曰皋陶既主執罪人故執殺人者。

然則舜不禁與。

注 桃應以爲舜爲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注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爲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疏 注夫辭至禁之也。○正義曰周禮秋官司烜掌以夫蓬取明火於日。應司農注云夫發聲是夫爲語辭也。趙氏以舜之天下受之於堯故不得禁舜陶執殺人之罪人。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夫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之罪死天之道也。卒

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舜尊然命之也。謂其法當乎天理合乎人心而已。

然則舜如之何。

注 應問舜爲之將如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注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屣草履可蹤者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

也。古者海之濱，俱爲政令所不及，故舜竊父處於此，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執之而已矣。卽尙書盡執拘以歸於周之執，非指法言音義云。訴音析，爾雅釋詁云，欣樂也。史記趙世家有欣，漢書古今人表作有訴，說文欠部云，欣笑喜也。言部云，訴喜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萬石君傳，僮僕訴訴如也。晉灼引許慎曰，訴古欣字。蓋灼所據說文，訴在欠部，欣字下，似與今本不同。

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皆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

注：范齊至食也。○正義曰：闕氏若驢釋地云：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領范，是又卒闕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卽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地道志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注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

蓋齊王之子，生長深宮，賜第於康廡，費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注：孟子至是也。○正義曰：以經言自范之齊，則是在范望見王子，還齊乃言，故云之范見王子之儀，還至齊謂諸弟子。

設文人部云儀度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容說可觀。聲氣可樂。又云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此儀即謂容儀。儀經言望見。遙而望之。故見其儀。儀字從望字推之。梁惠王上篇望之不似人君。注云望之無嚴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儀也。儀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云聲氣亦即本容。經聲氣可樂之語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高涼。按涼字與亮同。古字通用。按亮者明也。乃聲之高明。由於志之高明。志之高明。由於居之尊貴。故既言聲氣。又云氣志。趙氏以養移禮爲比喻之辭。故云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設文食部云善供養也。蓋下專言居。故以養爲喻也。夫居尊爲居。居仁亦爲居。以居仁與居尊較。則居仁爲大矣。故云大哉居乎。當慎所居。猶云術不可不慎。同是居宜擇。而居其大者必以居仁爲大也。即以居勢言之。則居尊者高。居下者卑。居下者之氣。不如居尊者之高。而居勢者之小。又不如居仁者之大矣。同是子。而王子異於凡人。亦同是人。而君子異於小人。可相觀而喻矣。孟子之言。含蓄不盡。趙氏注與章指互發明之。凡人即凡民。謂衆庶。詳見前。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况居廣居。謂行仁義。

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疏注。仁義在身。不言而喻。○正義曰。詳見前。謂仁義根於心。其施於四體者。威儀容度。益有可觀。

魯君之宋呼於埵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埵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

注

埵澤至發聲○正義曰音義云呼丁火故切閻氏若據釋地云埵澤卽襄十七年築者臨曰之澤門杜氏注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無禹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按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爲南門耳又云三衛毛氏曰呼喚也凡

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嗚呼吁嗟警書一呼一吸爲一息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倉葛呼之類也果爾魯君於埵澤之門自應如趙注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應音去聲爲叫號之呼明矣近講又云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陋哉試看呼於門於字是呵護傳呼來於埵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爲居高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爾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按字義古不以音分呼喚號呼雖有不同而皆爲聲趙氏以發聲解之者文公元年左傳云江芊怒曰呼注云呼發聲也禮記月令云雷乃發聲樂記云其聲發以散注云發發揚也國語周語云士氣奮發與谷子摩篇云怒者動也國語周語云怒而不怒章昭注云怒作氣也蓋發聲者奮作其氣而揚厲其聲之謂也魯君夜至宋城監門者不肯開納故魯君怒而發聲呼於門外魯君之呼卽猶江芊之呼其聲震動故守者聞之發聲二字解怒之呼與杜氏同杜氏當亦有所受也因其不肯所以發怒注義甚明正見威之可畏與王子儀之可象同一居尊勢所移若謂虛其夜不開城門因而君預自請開顯魯君之來守者豈不知所以不肯開者正以乘夜而來詎非聽我豈魯君自呼以表其非他人而門卽啓乎郵厚守上東城門帝垂見而於門且不受詔豈異國之君自請於門遂可信而納之乎且召

評說文在言部作評說。呼在口部作呼。此呼字說文口部云外息也。呼嗒呼三字不同。外息謂出其氣。出其氣正是發其氣。凡人氣息和則呼吸相均。忿而爲怒則呼長而吸小。故象其發怒之聲而以爲呼也。此呼正呼吸之呼。與召呼嗒呼自別。無煩以平去分也。趙氏注嗒嗒而與之讀嗒爲呼。而訓爲嗒嗒。此以嗒爲呼之假借。嗒嗒爲呼。正與此相發明矣。

章指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而優。何中正者。眸子不瞽也。

瞽

眸子不瞽。○正義曰。音義云。瞽。丁云案開元文字音義。目不明也。張亡角反。玉篇目部云。瞽。莫邊亡角二切。目不明貌。荀子非十二子云。世俗之流。猶瞽瞍。楊倞注云。瞽。闇也。闇亦不明也。瞽與瞍一音之轉。趙氏以瞽與優韻則讀若茂。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幣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疏

注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周禮春官大史及將幣之日。注云。將。送也。賈氏疏云。幣謂璧帛之等。禮記少儀云。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云。將猶奉也。孔氏正義云。將命謂傳辭出入。過主

客之言語者也。將之義爲送爲奉。而將幣將命。皆是行禮。故將爲行禮。禮之義。蓋謂以幣行禮。必以命行之。乃爲實。若但以幣。將未以命。將則爲無實。不可以虛致君子。說文手部云。拘。止也。毛詩大雅抑篇。淑慎爾止。魯頌泂水篇。魯侯戾止。傳並云。止。至也。至卽致。故以致釋拘。近時通解。謂幣帛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乃是其實。若幣行時方恭敬。卽是虛文。君子不可以虛文拘留之。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愛敬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注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尙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

疏

注。形。謂至人也。○正義曰。禮記樂記。在地成形。注云。形。體貌也。書無逸。嚴恭寅畏。鄭氏注云。恭。在貌。禮記大傳。收族故宗廟。嚴。注云。嚴。猶尊也。洪範。尚書篇名云。二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類。恭。即尊嚴也。說文色部云。色。顏氣也。一切經音義引

三蒼云。妖。妍也。妖。麗。謂女子容色妍美。引詩鄭風。有女同車。篇。毛傳云。舜。木槿也。太平御覽引傅子云。舜。華麗木也。謂之曰洽。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冲。舜爲麗木。故以比顏色之美好。趙氏謂體貌尊嚴。與顏色妖麗。皆天之所生。故謂天性。阮氏元校勘記云。十行本舜字模糊。圖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作舜。按音義出舜字。依說文則舜古字。舜俗字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注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交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

疏

注踐履至義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踐履也。形而言踐履，故以居之明之。禮記明堂位言：周公踐天子之位，即居天子之位也。引易者坤六五，文言傳文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蓋以踐形爲居體也。春秋繁露有陽尊陰卑篇云：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逮宋公而不逮紀侯之母，丈夫雖賤皆爲陽，婦人雖貴皆爲陰。趙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以正道居之，女子生有美色，亦宜以正道居之，乃上並稱形色，下單言踐形，不言踐色，是尊陽抑陰。猶數晝不數夜，逮宋公不逮紀侯之母也。主名者，聖人爲男子踐形者之稱，然則居色者之主名，其聖女與。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立於母與婦之名耳。趙氏以居色者爲婦女，故假借此二字也。按此章乃孟子言人性之善，異乎禽獸也。形色即是天性，禽獸之形色不同乎人，故禽獸之性不同乎人，惟其爲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爲人之性。聖人盡人之性，正所以踐人之形，苟拂乎人性之善，則以人之形而入於禽獸矣。不踐形矣。孟子此章言性至精至明，嚴氏雪孟子字義疏證云：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於物，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行不遠，是不踐此言也。又原善云：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血氣心知之得於天，形色其表也。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以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微爲形色，其偏全厚薄，勝負雜糅，能否精物，清濁昏明，煩煩員員，氣行類滋，廣博鬱僞，闕鉅瑣微，形以是形色，色以是色，成分於道，以順則照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呈乎才，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取，橫生去其長不羸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顯以象，知卉木之性，良農以毒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神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民，民莫不實於仁，莫不保實於禮與義。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棹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

疏

有表無裏謂之柚棹。○正義曰音義云柚棹丁云上以究切似橙而酢下音棹。棹木華字亦作棹。棹似栗而小引此二物者皆謂內不稱外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致禮云案棹字宋本及韻會棹字注引此文並同致說文栗果實如栗棹木也其字從棹從木廣雅作辛栗脫木字陸瓊詩疏本草圖經作辛謂是栗之一種則改從辛今此作棹木與草兩歧恐亦譌體古本作棹尤非柚皮厚味甘實酢不中啖棹肉作胡桃味而實肥者少故江南諺云十棹九空趙氏以喻有表無裏殆以此邪。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注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注

紵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爲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期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疏

注且徐徐云爾。○正義曰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姑且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齊宣王欲短喪意在變今非變古蓋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直已而已矣齊王殆聞孟子之教知已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爲過故欲酌易而從期不知天下無

得半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爲安。終身無憾。於是矣。故孟子於戴盈之請。輕稅則喻之。擴縫而公孫丑問短喪。則喻之。珍兒。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注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爲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疏

注。王之庶至之何。○正義曰。閻氏若瑤釋地。又續云。以經解經。莫合於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章。以解王子爲其母。此厭於父。在本無服。惟爲制練冠麻。麻衣練絲。麻衣練絲。既葬而除之。服鄭廣成曰。不奪其恩也。無厭於嫡母之說。厭嫡母。誤自趙岐。沿於孔疏。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曰。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讀自製序文。真有冠履倒置之歎。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聞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鳴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瑋。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經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練絲。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寤定。罔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嫡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爲其在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母不可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不爲者也。

注 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况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

疏 注：王子至讓之。○正義曰：喪服傳云：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總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此子之禮也。今公子厭於父，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緇緣，既葬除之。注云：諸侯之妾，貴者視稱，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僅喪三月，視期少九月，是不能終子禮也。其傳請數月之喪，蓋卽此三月既葬而除之喪。數月者，三月也。公子厭於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則君於庶夫人，無一日之喪者也。則公子亦宜不敢有一日之喪。然制禮者，權情度義，不奪其母子之恩，故爲制此三月之服。乃雖有此制，必請之於君，俾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爲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所不服，子不敢服之例，則當已而得有此推恩三月之禮，是加於已。故云雖加一日愈於已。若無此制，孟子豈如是言乎？夫以當已之喪，而尙加三月，以伸母子之恩，而三年之喪，降而爲期，何以伸孝子之志，同一愈於此爲有所禁而加，彼爲無所禁而短，或得或失，不待智者知之矣。

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愈厭，思滅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期之，故譬以紕兄徐徐也。

疏 禮斷三年。○正義曰：禮記三年間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者，豈不逾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一 教民之道有五品。

二 有如時雨化之者。

三 教之漸漬而沾洽也。

四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

五 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

注 私獨至差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孝行篇。身者非其私有也。高誘注云。私獨獨也。書堯典。蒸蒸又。史記。五帝本紀作蒸蒸。治是又即治也。洪範。藝作蕪。從作又。詩小雅。小旻篇云。或蕪或艾。是艾即又也。君子獨善其身。原未施教於人。但人以其仁

爲法。卽不異親受其教。趙氏以獨善解私淑。則私淑指獨善其身之人。艾字指人之法其仁以自治。按離婁下篇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趙氏以爲我私善之於賢人。則私淑屬法其仁之人。與此注義異。然私淑艾三字。殊不易達。國策秦策。賞不私親近。注云。私。猶曲也。楚辭。離騷。皇天無阿私兮。王逸注云。竊愛爲私。曲。竊皆不直之義也。說文又部云。叔。拾也。從又。未聲。汝南人名。收。爲叔。又。手也。叔。从又。故爲拾取之正訓。毛詩。豳風。七月。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是也。淑。與叔通。詩。陳風。彼美淑姬。釋文云。本亦作淑。詩。周南。葛覃。是刈是漉。釋文云。刈。本又作艾。韓詩云。刈。取也。禮記。祭統。草艾則墨。注云。草艾。謂艾取草也。是艾之義。爲取與叔之義。爲拾同。蓋私淑諸人。卽私拾諸人也。淑艾二字。義相疊。私淑艾者。卽私拾取也。親爲門徒。而相授受。直也。未得

爲孔子之徒而拾取於相傳之人故爲私私淑猶云竊取也彼言私淑諸人不必又疊艾字其義自足此疊艾字以足其句其實私淑又猶私淑也德恐其惑而不定故成之財即才也才恐其滯而不通故達之義易明故趙氏不注音義云陸云達財周恤之一本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開其善才此正義也轉附諸後而取陸之說陸直以財爲貨財全不知古人六書通借之學鄙不足談况淑之爲叔拾乎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

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丑以爲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

注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正義曰說文子部云孳孳後後生也又支部云孜孜汲汲也周書曰孜孜無怠孜孜二字古多通用前孳孳爲善者音義引張云與孜同古字通用下文同下文即指此章也自勉與無怠義亦相近鶴孔尚書傳云孳

學動冠不忘。戴氏實孟子字義疏證云。問顏子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今謂人倫日用。舉凡出於身者。謂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則可矣。何以茫然無據。又若是哉。曰。若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謂人人由之。如爲君而行君之事。爲臣而行臣之事。爲父爲子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謂道也。君不止於仁。則君道失。臣不止於敬。則臣道失。父不止於慈。則父道失。子不止於孝。則子道失。然則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實言之曰。遠道曰。遠德。精言之。則全乎智仁勇。其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舉其事而亦不過謂之道。故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極言乎道之大如是。豈出人倫日用之外哉。以至道歸之至德之人。豈下學所易窺測哉。今以學於聖人者。視聖人之語言行事。猶學於春秋者。莫能測春秋之巧也。莫能過幾及之也。顏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中庸詳舉其目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而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蓋循此道。以至乎聖人之道。實循此道。以日增其智。日增其仁。日增其勇也。將使智仁勇齊乎聖人。其日增也。有難有易。譬之學一技一能。其始日異而月不同。久之。人不見其進矣。又久之。已亦覺不復能進矣。人雖以國工許之。而自知未至也。顏子所以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之所至也。李氏先地榕村藏稿云。丑非欲孟子既其高美。欲孟子使已幾及。其高美耳。又非以其立教之高。而謂知天不可幾及。正謂其立教之循循有序。而苦於高美者。適至之無期。知天之不可幾及耳。故孟子告之云云。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大匠不爲新學拙工。故爲之改鑿。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爲新學拙射者。變其轂率之法也。轂

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發弩而不發以待發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

疏

注發弩至取之也。○正義曰。告子上篇必志於發注云發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此云弩張向表率之正體以張弩向的準之則表率之正體即指的面言。正體謂正鵠之體表即鵠也。周禮夏官射人注云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

國屬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絲畫此五采以爲標識。即以爲法率。故趙氏以表釋率而以爲正體也。小雅賓之初筵發彼有的毛傳以實釋的禮記射義注以所射之鵠釋的。所射之鵠猶云標也。望之極思用巧之時即所謂用思專時也。按禮記緝衣引大甲曰若虞機張往者括於厥度則釋注云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也。弩已張於機則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發矢。機張即孟子所謂發也。淮南子覽冥訓云以治日月之行律高誘注云律度也。律與率同行度可云行率則孟子所云率正即者括於度之度也。繩墨兩事。發率亦是兩事。發謂省括於度。趙氏言極思用巧即是省而率則不必專指正之體耳。音義云丁云率。率也。謂發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雖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則讓爲律。丁訓率爲循。非其義。陸讀爲律。訓法。近是矣。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淮南子說林訓引弓而射高誘注云引張弓也。引爲張弓。故趙氏即以發弩釋引弓。引弓不發即猶張弩不發。故云引弓發弩而不發。音義云丁云雖如猶如卓爾。陸云雖如心願中。陸是也。心願中故不發以待發之偶。爾雅釋詁云偶合也。謂所張之發合乎所擬之率則釋之乃必中也。待其合而後發故不違發者必願中也。雖如猶云雖爾。爾雅釋詁云迅也。釋詁云迅疾也。言手雖不發心則雖躍疾去也。論語子罕篇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鄭氏注云卓爾絕望之辭。詩周頌天作高山箋云卓爾與天合其德。丁氏之說擬不於倫。趙氏以君子於射喻君子於道引而不發以待其偶中道而立以待其從雖以發弩釋引弓與上發發率意不同也。

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丑欲下之。非也。

疏

曲高和寡。○正義曰。無序。宋玉對楚威王曰。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注

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

以正道從俗人者也。

疏

注。殉從也。○正義曰。文選通論賦。豈余身之足殉兮。注。引項魯云。殉從也。史記。屈原賈生傳。貪夫殉財。索隱引臣瓚云。亡身從物謂之殉。莊子。駢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釋文引崔注云。殺身從之曰殉。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順。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

疏

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注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膝更有二焉。

注 挾。接也。接己之貴勢。接己之有賢才。接己之長老。接己嘗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膝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

釋 注。挾。接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挾。俾持也。楚辭天問。何馮弓挾矢。王逸注云。挾。持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是挾與接義同也。儀禮鄉射禮。簣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注並云。方持。張矢曰挾。古文挾皆作接。是挾與接字通也。挾。爲俾持。接。爲方持。義有不同。而爲持則同。故云。挾。接也。昭公十九年左傳。以持其世而已。釋文云。持。本作恃。莊子徐無鬼。恃源而往者也。釋文云。恃。本亦作持。持。同聲義通。挾之爲持。卽爲恃。故趙氏既以接釋挾。又云。恃此五者。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勳勞。挾故而問。皆恃貴。恃賢。恃長。恃有勳勞。恃故也。

章指言學尙虛己。師誨貴平。是以膝更恃二。孟子弗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釋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不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

疏注。已棄至慎也。○正義曰。論語公冶長篇。三已之對上三仕則已爲罷黜。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水官棄矣。杜預注云。棄。廢也。是已即棄也。趙氏以無罪而黜。則凡仕者皆自危。故云。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注。於義當厚至安矣。○正義曰。何不薄猶云。何人不爲所薄。素與親厚者。本不憂其薄。今見其自薄於所當厚。則人人不安。而親厚不可恃也。○注。不審至之何。○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銳則挫矣。郭象注云。進躁無崖爲銳。進之太過。故以過進解其進銳也。越其倫。卽卑踰尊。疏論威。故引翔而後集。與梁惠王下篇。故國章章指同。論衡狀留篇云。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固對策云。先帝寵遇關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李賢注云。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按李固自是引孟子。宜以謝承書爲是。范蔚宗本司馬彪之誤爲老子耳。老子無此文也。趙氏注義與王充李固同。然則漢時解孟子此文。皆以利賞用人言。趙氏蓋有所自也。

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疏賞僭至所紀。○正義曰。宣公二十六年。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說苑善說篇云。晉誅羊舌肸。叔向

爲之奴。郭奚見。范宣子曰。善爲國者云云。文與此同。荀子君臣篇。作賞借則利及淫人。刑蓋則害及君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

注 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如人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

疏 注物謂至殺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也。注云。物。畜獸也。說文牛部云。物。萬物也。牛爲大物。故從牛。勿聲。下言犧牲。則物可以養人。謂六畜牛羊之類也。禮記樂記云。仁以愛之。荀子大略篇云。仁。愛也。故親。韓詩外傳云。愛由情。出謂之仁。說苑說叢云。愛施者。仁之端也。是愛與仁義亦通。故廣雅釋詁云。愛。仁也。此云愛之而弗仁。是仁與愛別。蓋有愛物之愛。有愛人之愛。愛人之愛。則謂之仁。春秋繁露仁義法云。愛在人。謂之仁。愛在人。乃謂之仁。然則愛在物。不謂之仁矣。愛物者。第養育之。不同於愛人之爲仁。故云當愛育之。不如人仁。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饋餼祭牲。必於是取之。天官庖人辨六畜之名物。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犧牲。先養育之而後殺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注 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

疏 注臨民至同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仁。親也。親卽是仁。而仁不盡於親。仁之在族類者。爲親。其普施於民者。通謂之仁而已。仁之言人。稱仁以別於物。親之言親也。稱親以別於疏。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注 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

疏 親親至愛物。○正義曰。程氏埴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親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攜子。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必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嗚呼。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相隱者之爲。吾黨直躬也。不博大公之名。安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僞。故愚人千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

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

注 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

疏 注。知者至賢也。○正義曰。說文力部云。務。趨也。知所務。知所當趨向也。務愛賢。以愛釋親。宜急趨於愛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注 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二三自往，親加恩惠。

注 物事至恩惠。○正義曰：物之爲事，詳見前百工百官也。急親賢爲務，則知所當務，卽知急親賢也。知急親賢，因卽以親賢爲務，所以不必徧知百官之事，不必自往，如惠於民，國監毛三本，二三自往，作一一自往，按二三猶云再三，儀禮鄉射禮，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注云三拜示徧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四面三拜，注云三拜旅之示徧也，二三自往卽徧義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注 尙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歎，長歎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飯，大飯，長歎，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譏小，若此之類也。

注 放飯至過耳。○正義曰：禮記曲禮，毋放飯，毋流歎。又云：嚙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嫌，大歎，欲疾決，猶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孔氏正義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粘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嫌也。當棄餘於盤，無棄餘於會，會謂盞也。毋流歎者，謂開口大歎，沖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嚙肉齒決者，溼也。溼軟不可用手擊，故用齒斷決而食之。乾肉，脯屬也。堅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擊而食之。按禮氏以流歎爲長歎，與鄭同。而以放飯爲大飯，與鄭異。大飯，猶長歎也。呂氏春秋審分篇，無使放悖，高誘注云：放，縱也。又通威篇，故流於莛，注云：流，放也。是放飯猶流歎也。文選上林賦，流離輕食，注引張揖云：流離，放歎也。蓋歎，歎之也。則飯，飯之也。流歎，謂流離而歎之。故飯，謂放縱而飯。

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加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疏

注。梁魏都也。以用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洧儀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按大梁爲魏都。自惠王三十一年始。自是惠王遂稱梁王焉。說文已部云。已。用也。目卽以字。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

注

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注

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

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遠思者。其孰能知之。此即發明孟子無義戰之義也。萬氏斯大學春秋圖筆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皆御世之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懾服而屈從之。尤莫如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者。當於諸國之侵伐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以是按之。經傳終春秋。惟魯君將稱公。諱之或稱師。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隱至文。君將恆稱將。略之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始。竊疑公羊例未合。王氏潛曰。處父書氏名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處父盟魯侯。改蒐於黃池。軍班。今救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曰。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始強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脩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稱大夫。治在大夫也。惟內大夫悉從其恆稱以見實也。於乎。可謂盡發不傳之秘矣。蓋史官有一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徵事實。筆削則顯世變。執事以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於心目間矣。內大夫何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伐皆罪也。滅入遷取。罪之尤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王巡守。大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於是教無辜。伐有辜。所以威天下而行其禁令焉。環人掌四方之故。搗軍旅降圍邑。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是故伐也。侵也。圍也。救也。皆王者之師。不慮五穀。不伐樹木。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除民之亂。順天之道而已。公羊曰。精者曰伐。惰者曰侵。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曰襲。鐘鼓言其器也。精惰言其情也。獨穀梁曰。菑人民。賊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不義孰甚焉。此春秋之侵伐。豈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曰襲。邈曰圍。急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襲則掩之。圍則合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盡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衛爲尤甚。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討之。故公會齊侯於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人衛人鄭人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陳蔡鄭於楚。楚之屬國。是時楚方平漢陽。未暇謀中夏。故陳蔡密得從王。君子以爲近正。及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以爲得罪於天子。故稱名以絕之。則似未得其實。蓋宣公殺公子壽子。皆朔擁而殺之。故國人怨朔而惡二子。遂出朔而立公子黔。似請命於天王而立之。說者

以爲出朝而立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何爲獨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吾聞狄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衛，則王人夷於齊人，而中國皆戎狄矣。君子傷諸夏之無君，故一出一入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人請侯者舉之，人子突者微之，此天子之使也。曷爲微之，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爲尊者諱，故微之。然則何以知王命立黔牟，以左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於周，則王命立黔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於周。若曰以黔牟付王人云爾，黔牟立於桓十六年，放於莊六年，前後八年，在位春秋曷爲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劉皆嘗在位而不終者也。春秋皆書於册，曷爲獨闕黔牟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爲天王諱，二曰爲魯諱，三曰爲中國諱。曷爲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從王者，君子恥之，故春秋不得不褒二霸之功，齊之霸始於莊，終於僖，晉之霸始於僖，終於定，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推戴維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爲始終焉。隱桓之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侯而已。四則晉爲大，南則楚爲雄。桓二年，蔡鄭會於鄆，始懼楚。楚熊通自立爲武王，桓六年，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人讓黃而伐隨，始開百濮之地。由是南諸侯皆服於楚，其子熊賁是爲文王，當魯莊之十年，始敗蔡師於莘，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志。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於幽，始與鄭成，而則伐鄭。蓋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楚成王時，令尹子文當國，楚益盛。僖元年，則始改號爲楚。自元年至十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緩之也。自則敗蔡師於莘，僖十三年，蔡人與於北杏之會，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蓋役屬於楚，負楚之固而不服於齊，故僖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伐蔡，所謂負固不服，則侵之也。說者謂潛師掠境曰侵，失之矣。會而侵，則非潛師矣。侵而潰，則非掠境也。欲伐乃侵，先潰蔡，既侵遂伐，卒帖荆，自此至十五年，楚人一滅弦，一闕許，一伐黃，一伐徐，一敗徐，其氣未息，烏在其能帖荆哉。帖荆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於楚，以文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車而不傷一卒，不折一矢，無異衣裳之會。故春秋善之。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是時戎翟與中國不絕若綫，齊方救邢，皮衛奔命不遑，山戎病燕，猶邢衛也。邢衛近而燕遠，豈以其遠而棄之。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危之乎，曰否。善之也，善之則曷爲稱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病人之病，故輕千里而不愛一身，齊侯來獻戎捷，禮與曰：禮也。左氏曷爲謂之非禮，左氏言當獻於王，不當獻於魯，獻於王不書，獻於魯則書曰來獻，尊宗國也。穀梁子曰：軍得曰捷，戎捷者，戎殺也。周書：王會，有山戎殺。

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燕與戎布之天下。桓公以此遺魯而尊之曰獻。猶曲禮獻粟獻米云爾。齊桓公而楚氛益熾。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之。僖二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圍宋。而管文物與釋宋圍。而敗楚師於城濮。由是楚氛息矣。君子謂管文之功。大於齊桓。然齊桓以德。諸侯愛之。管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秦晉搆兵。始於穀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於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穀之戰。秋秦而徵晉交讓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搆兵。始於穀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城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而公春秋諸儒以秦晉屬於善。故盛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伐虢也。既喪師於穀。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伐虢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於秦晉。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辭。文三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討。安見其尊秦也。令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廣公自將。春秋不書。晉不稱人。直以秦爲狄矣。蓋自穀之戰。秦穆之毒。晉尤深。思天下可以敵晉者。惟楚。於是遣楚囚。圖克歸。楚求成。共謀伐晉。始作秦晉。旋遣楚囚。誠所謂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者。其心忌克。惟圖報復而已。秦楚合而晉弱少衰矣。及晉厲公立。合諸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與晉厲。既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聲其舉以討之。於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厲公伐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與厲公以復霸也。故吾謂厲公非無道之主。以此。其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襄十四年。晉悼伐秦。械林之役。遷延而退。爲諸侯笑。遠不如晉厲麻之師。諸侯皆睦於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非公論也。○注。孔子至秋也。○正義曰。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說苑重公篇云。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採彘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

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紂。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疏

春秋至反正。○正義曰。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君子曷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此。又云。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致辭。故春

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蓋蓋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注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

疏注書尚書信之哉。○正義曰：書者，文字之名，說文解字序云：著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書卽保氏六書。於是凡典籍統謂之書。論衡正說篇云：五經總名爲書是也。禮記經解以詩教書，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並稱。此書專指尚書。趙氏以上言書，下言武成，故知書尚書也。尚書在孟子時有百篇，舉武成以爲例。所言盡信書則不知無書，非專指武成而言。故趙氏廣而推之，康誥甫刑梓材諸篇也。康誥云：惟時怙冒，聞於上帝。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冒聞於上帝爲句，古讀也。趙氏注孟子吾於武成節引此，君爽蓋亦有此句，則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遊意，故云冒聞也。春官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上帝，元天也。聞於上帝，卽是聞於天。故云人不能聞天。甫刑卽呂刑，呂之稱甫，猶唐之稱晉也。呂

利云。皇帝請問下民。鄭氏注云。皇帝請問以下。乃說堯事。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引甫利曰。帝請問下民。棟按孔傳云。君帝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帝。譌按孔傳。以君帝釋皇帝。而亦以爲堯。不以爲天也。趙氏所見呂刑無。皇帝問矣。蓋趙氏讀帝清二字相連。帝爲王天下之名。而古亦稱天爲帝。文選吳都賦。迴環於太清。劉逵注云。太清爲天也。嘯賦亦云。飄遊雲於太清。蓋趙氏以帝清猶太清。單稱帝不必是天。稱帝清則必非天子。故以帝請問下民。爲天問民也。即監毛三本。依呂刑增作皇帝請問下民。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膠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皇帝字。按無者是。困學紀聞所引正同。按國監毛三本增皇帝字。因又增云。天子不能問於民。而諸本亦無子字。且天子問民。何不能也。梓材云。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水保民。○注。武成至取也。○正義曰。書序云。武王伐殷。在伐歸。默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氏注云。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漢書。建武之際。亡。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孔壁所得真古文本有武成。因其不列學官。藏在祕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光武帝紀年。武成至此時又亡。其逸文殘缺者。僅存八十二字。見漢書律志。又後辨云。梅賾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云云。平正無礙。其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晉前蓋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通文義之人。何至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唐殺哉。鷲說善矣。而未盡也。紂衆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子儒效篇。成相篇。史記殷本紀。淮南子秦漢訓。劉向列女傳。鬻髮傳。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非盡出妄造。孟子在魏。晉閩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爲回護。去其虛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僞者之微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尙書。必不誤認。王充論衡語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亡於建武之際。仲任猶及見之。詳其意。彼真本武成。必不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爲一。蓋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播暴至此。若徒黨自相翦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爲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杵。杵。非舍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亡逐北。流血漂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杵。此等爲殺人多之恆辭。故孟子特爲武王辨。按論衡藝文篇云。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按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輒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資盛糧。或作乾糧。無杵白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是杵爲杵白之杵。故趙氏言血流杵。說文本節云。杵。杵。杵也。

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

疏

嵩高極天。則百斯男。○正義曰。莊公四年。公羊傳云。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何休注云。百世。大言之耳。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於天。君子萬年。毛詩大雅思齊篇。太皞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太皞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然則文王宜有百子。故周南螽斯亦美后妃不妬忌而孫衆多。此與百世不同。李榕詩經講義云。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子遺。言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言狹。則曰一葦杭之。皆甚辭也。是又因趙氏章指推言之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注 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爲後我。已說於上篇。

疏

北夷。○正義曰。宋本孔本轉本同。國監毛三本。本。作秋。石經此字沒。案。傷疏引作北夷。作夷是也。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注 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賁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

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圖

注：革車至乘也。○正義曰：禮記明堂位：革車千乘。注云：革車，兵車也。周禮春官巾車云：革路以卽戎是也。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注云：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趙氏謂武士爲小臣，引書立政證之。蓋立政言亦越文

王武王，則此虎賁爲文武時官。於武王伐殷時較切，周禮則爲天子後所制矣。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顧命狄設綴衣，正義云：綴衣是輔屨之類，以周禮考之，卽蕃人也。蕃人掌帷幄，虎賁司宿衛，皆左右親近者也。以勇力爲左右近臣，故云武士爲小臣者也。贊衣立政作綴衣，綴衣古字通也。毛詩召南鵲巢，百兩御之，傳云：百兩，百乘也。孔氏正義云：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翟氏灝考異云：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風俗通義：皇霸篇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旣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氏注云：戎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三千五百人。按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可信也。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又說趙曰：武王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周氏柄中辨正云：有兩司馬法，一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云：成出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孔仲達成元年邸甲正義云：一士二徒者，鄉遂之法。一士二十四徒者，都鄙之兵。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進徵境內。由此推之，武王所用正是鄉遂之兵。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殘，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封戰，虎賁安知不指戰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必以虎賁一車，則書序是。孟子非矣。愚謂周禮虎

賈不離王之先後。又豈以一人配一車而戰者邪。○注：武王至地也。○正義曰：武王之言必由傳命宣喻之。故云令也。廣雅釋詁云：畏懼也。畏恐也。易震象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驚即恐懼也。故以無畏爲無驚也。毛詩周南葛覃。歸寧父母。傳云：寧安也。爾雅釋詁云：安止也。故以寧爾爲安止爾也。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龍首。應劭曰：厥者，頤也。角者，頤角也。稽首，首至地也。邱遲與陳伯之書云：朝鮮昌海。厥角受化。李善注引孟子此文。趙岐注云：厥角，叩頭。以頤角摩厥地也。於此注增以也二字。義尤明暢。文選羽獵賦：獸浮麋。應劭亦云：獸，頤也。是厥，厥古字通。故李善直以厥角注厥角。然則厥角，猶頤首。故云厥地也。釋名釋形體云：角者，生於頤角也。國語鄭語云：惡角。犀豐蓋。韋昭注云：角，犀謂頤角有伏犀。趙氏以頤釋角。又以犀申言之。領犀二字，皆釋角字也。厥角，是以角獸地。若嶺者，狀其厥之多而迅也。白虎通云：嶺之言，猶然。伏，設文山部云：嶺，山壞也。山壞則自高。伏於地。毛詩小雅無羊云：不羣不羸。傳云：羸，羸疾也。蓋一羣之羊全病，便伏不起。詩人以山之壞狀之。此股民踴躍，以頤角摩厥地。其狀若低伏。而加若崩二字，極狀其人之衆多。如山之下墜。如羊之羸疾。而低伏。方聞寧爾之令，猝然厥地。其聲其狀，可於若崩二字見之。厥本又作屈。屈其頤角摩於地。猝然下伏也。既伏地，又稽首拜命。故云亦以首至地也。音義云：丁云：領即頤字。犀音四。義與樓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犀作犀。段玉裁云：丁說殊誤。字當作犀。從牛。國語云：角犀豐蓋。國策曰：犀日準。犀角權衡。傷月。今人謂之天鹿。古謂之犀角。相書云：伏犀貫頂。即其理也。按說文：尸部。犀，犀遲也。從尸辛聲。爾雅釋詁云：樓，遲息也。此丁氏所本。然樓遲義爲遲息。於此不切。丁氏蓋不知厥即犀。而以厥地爲其地。故改犀爲犀。而以爲止息其地也。不知上云若崩。下云稽首。則一時衆聲之轟然。而首之上下不已。何止息之有。丁氏之誤，誠誤也。段氏玉裁說文釋字注云：厥，發石也。引申之。凡有擲發皆曰厥。山海經曰：相柳之所抵厥。郭云：抵觸。厥，圍也。孟子若囂。厥角稽首。晉灼注漢書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頤角豎。按厥角者，謂頤角。如有所發。角部醫字下云：角有所觸發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應劭云：厥者，頤也。晉灼云：厥，猶豎也。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注：各欲至之國。○正義曰：廷，曉云。毛本無各字。

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

疏 周師歌舞。○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樂禮禮嘉曰。武王與師誅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商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擊鼓。見藝文類聚。又蜀志。先主謂觀德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注 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

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脩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

疏 雖誦至守繩。○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文子道德篇云。守其法。藉行其憲。令。荀子。公輸不能加於繩。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注 糗。飯乾糲也。袵。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爲天子。被畫衣。黼黻絺

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飯糗 ○正義曰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米部云糗熟米也周禮羞膳之實糗餌粉也鄭司農云糗熟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糗者搗粉熟大豆爲餌糗之黏著以粉之耳按先鄭云熟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熟大豆注內則又云糗熟穀不同者黍稷亦麥皆可爲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熟米麥又非不可熟大豆也熟者乾煎也乾煎者糗也蓋米豆春爲粉以粉餌糗之上故曰糗餌粉糗鄭云搗粉之許但云熟不云搗粉者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爲熟米麥必待粟之而後成粉也糗時乃爲糗某氏云糗糗之糗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趙云糗飯乾糗也左傳爲饋糗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謂熟穀米粉者也糗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康人注曰行道曰糗謂糗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謹按說文部部云糗熟也糗尺沼切一切經音義云炒古文糗糗糗四形崔實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熟米麥卽是炒米麥今農家米麥豆皆炒食米卽謂之炒米豆卽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爲屑用沸水和食謂之蒸麪所謂糗也糗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糗儉省蒸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舜之飯糗耳○茹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茹食也吳越之間凡食飲食者謂之茹郭璞注云今俗呼能麤食者爲茹按大雅燕民篇云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是食謂之茹也禮運云飲其血茹其毛孟子盡心篇云飯糗茹草是食麤食者謂之茹也麤與蔬義相近食麤食者謂之茹故食菜亦謂之茹食菜謂之茹故所食之菜亦謂之茹莊子人間世篇不茹葷漢書董仲舒傳云食於舍而茹葵是食菜謂之茹也食貨志云菜茹有畦七發云秋黃之蔬白露之茹是所食之菜亦謂之茹也茹草二字趙氏皆無訓草者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云草粗也索隱云戰國策云食馮馮以草具如淳云蕪草麤惡之具也范曄列傳云使舍食草具索隱云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草具謂麤食草菜之饋具也然則茹草猶云茹麤矣○菘菘衣鼓琴○正義曰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孟子被菘衣鼓琴趙岐注菘畫也菘菘絳也夫鼓琴宴居時也舜於魯老朝燕僅服白布深衣而燕居則服黼絳絳非所以明質被菘衣當非深衣也史記堯乃賜舜絳衣與琴與舜被菘衣鼓琴事適相會然則菘衣或卽絳衣與賜予止用絳葛布衣可知當時之質孔氏廣森經學題言云菘非畫也義如菘絳之菘史記木紀堯賜舜絳衣與琴是也孔氏任氏引史記說之是也絳絳爲菘故孟子謂之菘衣得被菘衣者以堯賜絳也得鼓琴者以堯賜琴也二女所以侍者帝釐降二女也以耕夫一旦膏天子之知賜賞若此明其榮顯也若徒菘絳絳而鼓琴則不過習爲山人耳趙氏以菘

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歸。阮氏元曾子注釋云。以仇之說。檀弓曲禮則官地官調人。及此曾子所言。互有異同。然周禮孔子曾子之言。三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周禮調人云。凡過而殺傷人。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此專言過殺。非本意殺。故調人得以使之遠避。平成之。與孔曾所言。有意尊殺之懸不同。又調人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仇之者。此言謀殺一人。恐此人子弟報仇。因復殺其子弟也。又調人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仇之則死者。此謂殺其謀殺君父之人爲義。其殺人君父之人之父兄弟不得再以此人爲仇。仇之則罪當死也。故周禮與孔曾合。以爲不合者。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及公羊復百世之仇。則太過。不合聖賢之道矣。趙氏言此者。不同天。不同國。可知其必報。故云。以惡加人。人必加之。其情重大。非可平成之者也。列子天瑞篇。釋文云。問。隔也。問一人。猶云隔一人也。翟氏讀考異云。墨子兼愛篇。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人能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必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此言略與孟子言似。然孟子特戒人惡害人父兄已耳。不必定愛利之也。故儒墨之言。大要在有無差等之別。

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注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亂。護閉非常也。今之爲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爲暴虐之道也。

疏注護閉非常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關。國內札則無關門之征。徵。注云。謂無租稅。猶齊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幾即護也。易復象傳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章指言脩理關梁。護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爲暴。故載之也。

疏 脩禮闕疑○正義曰禮記月令季冬之月謹關梁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注云此周禮也殷則關但饑而不征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注 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也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

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疏 論語至不從○正義曰引論語在子路第十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注 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疏 注周達○正義曰周有達義者劉熙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易繫辭傳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舟取義於周是周有達義也趙氏謂達於取利則凡苟得之利皆營求之故雖凶荒之年有心計足以趨生故不死不達於德則不能行達而行之則

志定不爲邪世所亂。近時通解。周爲偏市。謂積蓄無少
賸也。積於利。故不困於凶年。積於德。故不塗於邪世。

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注 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詆之致禍。鄭子

公染指。鮒羹之類是也。

注

好不至儔是也。○正義曰。襄公二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死有不朽。何謂也。叔孫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

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陸賈新語輔政篇云。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故以好名爲好不朽之名。諸本
作伯夷季札之儔。宋本作子臧季札之儔。周氏廣雅孟子古注考云。伯夷聖之清者。豈好名之人。晉孫盛泰伯三讓論云。三以天
下讓。言非常讓若臧札之儔者也。潘岳四征賦云。臧札。其高厲。委曹矣。而成節。蓋季札自言願附子臧。故後人每並稱之。今依
宋本史記吳世家云。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
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闕。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
會之。此子臧季札輕讓千乘之事也。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
日我如此。必嘗臭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鼈。嘗之。而出。
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牛。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謂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是因飲食致禍也。阮

注 不仁得國者。若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也。

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爲得也。

疏 王者當天。○正義曰。賈誼新書數寧篇云。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自武王已下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優矣。及秦始皇帝。假是而非。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撓亂。乘機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按趙氏於不仁得天下。前舉丹朱商均。此舉桀紂幽厲。皆非得天下之人。似乎所引未切矣。觀此云。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云云。雖承桀紂幽厲。實指后羿。新莽一流。蓋是時。曹操雖然無人臣之節。趙氏屬意荊州。此數語實指操而言。於不仁得國。取象及管蔡。皆宗室同姓之得國者。蓋當時如袁紹公孫瓚。皆不仁得國者也。故有所忌諱。不言異姓也。玩其取賈子當天二字。固以此似是而非者。終於無狀。而諷托丹朱商均。桀紂幽厲。實以秦皇斥操耳。而亦有所忌諱。不
明言之也。知人
論世表而出之。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

疏 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邱十六井也。天下邱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文是也。

疏 注。邱十六井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一邑四井。四邑故爲十六井。然則邱民猶言邑民。鄉民國民也。王氏念孫廣雅疏。禮云。邱。衆也。孟子盡心篇。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云。邱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

風俗也。釋名云。四邑爲邱。邱。聚也。皆衆之義也。

得乎天子爲諸侯。

注 得天子之心。封以爲諸侯。

得乎諸侯爲大夫。

注 得諸侯之心。諸侯封以爲大夫。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注 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疏 注諸侯至侯也。○正義曰。孝經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反是則爲危社稷之行矣。說文支部云。變。更也。呂氏春秋當務篇云。而不可置妾之子。高誘注云。置立也。則變置卽更立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穰牲已成肥腍，稻粱已成絮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

注：犧牲至置也。○正義曰：犧牲貴肥腍，故以肥腍爲成。國語周語：祓除其心精也。章昭注云：精，潔也。又楚語：玉帛爲二精。注云：明潔爲精，故以絮精。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廟之祀。此社稷用犧牲也。郊特牲云：唯社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此社稷用粢盛也。白虎通：社稷爲云，祭社稷用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又云：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盧氏文弼校云：今月令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並注云：饗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陳祥道禮書云：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秋報而歌。良紹：此祭之常者也。上變置爲更立，賢諸侯。此變置社稷亦是更立社稷，以諸侯例之。自是更立社稷之主，故舊疏云：自顛頊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粟易柱。毛氏奇齡四書報言云：自顛頊至周，水旱不一，而易記者止一柱，俱亦未可爲據者。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當以疏說爲是。蓋古人之加置於社稷者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乃暫停其祭，是謂之輟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則稱重矣。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則最重。然亦未嘗輟舉此禮。蓋變置至神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家之有水旱，原恃乎我之所以移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恆雨恆暘之咎，不應於社稷之神，是皆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創於國君而責勸之，使有以知命之非常，天之難誦，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人欺天之氣，責報於天，文過於己，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穰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附職。雖黜之非過矣，但是可爲賢主道，而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焚尪，縣子尙以爲不可，況其進於此者，疏說變置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希聲，以旱閉南嶽廟，事可爲慢神之戒。李陽冰令鑿雲

大旱告於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霽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運廟於山巖。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禮。嫌其得罪於神。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左氏昭公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是古禮。亦變通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卽未可輕言之意也。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蕪絕明神自任者。周氏綱中辨正云。禮氏謂毀其社稷而更置之。不言如何更置。陳無已謂遷社稷壇於他處。如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萬充宗則謂水旱之方。就此方之社稷。變其常祭。以示滅殺。如郊特牲所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所謂大殺之歲。鬼神有禱無祀之意。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庫門內。夏左。殷右。周復左。此一制定。未聞有遷之他處者。如萬載則與變置之字義又不合。此變置與上節變置同義。則當爲更立之意。不但殺其祭禮而已也。任約齋曰。變置必是毀其壇壝。以致賞罰之意。明春復立耳。此說得之。

章指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概也。

疏

注。聖人之一概也。○正義曰。毛詩衛風載鴉鳴云。是乃衆幼穉且狂。遂取一概之義。孔氏正義云。一概者一端不曉變通。然則聖人之一概。猶云聖人之一端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固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諡聞尙然，況於親見勳炙者乎？

固奮乎至起也。○正義曰：毛氏奇論四書證言云：孟子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辭例如此，言興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辭例矣。漢王吉傳云：孟子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按論衡知實篇引云：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百世之下固屬下讀，與親炙相對。親炙則百世之上，與夷惠同時之人矣。毛說非也。○注論聞至炙者也。○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聞，知聞也。廣雅釋言云：諡，曉也。曉聞猶知聞也。毛詩大雅靈漢憂心如薰，傳云：薰，灼也。孔氏正義云：薰，灼俱焚炙之義。阮氏元校勘記云：毛本作薰。孔本作薰，韓本作勳，按音義出勳炙云，字與薰同，則作薰，並非古本。

章指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注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疏

仁也。至道也。○正義曰。段氏玉瑛說文解字注云。仁。親也。從人二。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按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能行仁恩者。人也。又曰。人心也。謂仁。乃是人之所以爲心也。與中庸語意皆不同。

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注遲遲。接淅。注義見萬章下首章。

疏

去他國之道也。○正義曰。萬章下篇無此句。

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注 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爲君子也。孔子所以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厄也。

疏 注：孔子至厄也。○正義曰：音義云：厄，或作厄，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呂氏春秋知士篇云：靜郭君之交，高誘注云：交接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淮南子修務訓云：授豐條，高誘注云：授，持也。趙氏以上指君，下指臣，上無賢君，下無賢臣，皆不與孔子合，故無授以至於困厄。故既以接釋交，章指又以授釋交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此孔子厄於陳蔡之事也。說文食部云：餓，飢也。從食厄聲。厄於陳蔡之間，謂絕糧。厄當讀餓，謂飢於陳蔡之間也。荀子宥坐篇云：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弟子皆有飢色。下數句，正申解厄字，上下無交，卽指大夫相謀。

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注 貉，姓。稽，名。仕者也。爲衆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

疏 注：貉，姓。至賴也。○正義曰：音義云：丁云：額，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纂文曰：俗人性也。張亡百切。說文云：北方人多種也。按：下自稱稽，則稽自是名。貉當是姓矣。御覽引風俗通氏姓篇序云：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諡，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

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此皆非號諡官爵故以爲俗人性也張以爲貉人名稱則不以爲姓與趙異以爲衆所論知是仕者說文入部云但聊也國策秦策云百姓不聊生注云聊賴也廣雅釋言云但聊也但賴也理便聲同字通國語晉語君得其賴章昭注云賴利也不理於口猶云不利於人口也陸公四年公羊傳云吾爲子口隱矣言出於口故以人言爲人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注 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爲士者益多口

說

注離於至多口○正義曰趙氏以憎爲增之假借故以益釋之爾雅釋言云增益也是也荀子大略篇云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守道者謂之士是士離於凡人觀章指凡人即凡品士即指孔子文王也情方言訓憚說文訓慙

廣雅訓苦潛夫論交際篇云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關關言惟謹也士貴有辭亦情多口此爲情惡與趙氏義不同翟氏顯攷異云理兼條分條治之義離離令聲借以爲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稽曰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故纂文有俗人之稱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云情多口即論語禦人口給屢情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情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即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己之聲聞無阻感也引詩斷章取兩慍字申達情義趙氏俗溫故註云情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依舊訓賴求理於口徒茲多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此讀茲爲滋謂士憎惡以誘誘故益滋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注 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

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驛之篇曰：肆不殄厥愠，殄絕愠怒也。亦不殄厥問，殄失也。言文王不殄絕賦夷之愠怒，亦不能殄失文王之善聲問也。

注

注詩至苦也。○正義曰：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毛氏傳云：愠，怒也。愠，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孔氏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詩非爲孔子作，孟子引以況孔子，謂孔子當日爲羣小非議，有如此詩。論與倫通，禮記中庸，毛猶有倫。注云：倫，比也。孔子倫此詩，謂孔子比擬此詩，則如叔孫武叔之毀見論語子張篇，是羣小之口，亦孔子之所苦也。○注：大雅至問也。○正義曰：毛詩大雅驛傳云：肆，故今也。愠，患，阻，壁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患，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患猶怒也。箋以絕釋殄，廢壁與失義亦相近。惟鄭氏以問爲聘問，趙氏讀問爲令聞之間，以爲善聲聞則不合。趙氏說詩，每殊於鄭。毛氏但訓阻爲壁，鄭箋原不必同。毛趙氏未詳所受耳。下云：混夷駟矣，混夷卽賦夷。故云：不殄絕賦夷之愠怒。箋以不殄愠，愠在文王。趙氏以愠在賦夷。孟子引此以證多口，則賦夷之愠，賦夷之多口也。而文王不必殄絕之，亦不因其愠而失令聞。在孟子義宜如是也。因念愠于羣小，亦當是爲羣小所愠，卽羣小之多口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惟是憂心之愠，常懼禍至之無日，而羣小之申申者，方愠怒之不殄，詩意宜如是也。

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誼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觀，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注 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

而欲使他人昭明不可得也。

疏 注賢者至得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獨昭昭兮未央。王逸注云。昭昭明也。故云明於道德。廣雅釋詁云。惛惛亂也。毛詩大雅。召旻篇。無不潰止。傳云。潰亂也。故以昏昏爲潰亂之政。呂氏春秋有度篇云。不昏乎其所已知。高誘注云。昏闇也。又爾雅篇云。昏於小利。高誘注云。昏迷也。故章指以闇迷釋昏昏。

章指言以明招闇闇者以開。以開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讓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疏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疏 注山徑至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邱嶺。陔也。陔之言徑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間。介然。趙岐注云。山徑山之領。法言吾子篇云。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馬融長笛賦云。費爾隨旋。陔。豈字異而義同。嶺之言領也。豈通作領。列

子湯問篇云終北國中有山名曰壺領。魏氏瑤田通藝錄漢流經理小記云孟子山徑之蹊問蹊字之義一見於月令孟冬塞蹊。鄭氏注。蹊徑。鳥獸之道也。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蹊徑。一見於鄭氏注周易徑路爲山間鹿兔之蹊。又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漢書貨殖傳。蹊華未擊。增戈不施於蹊。蹊然則蹊者蹊路之所經。無瑣瑣。非有一定之蹊。可指者也。今乃介然用之而成路。是路之成。成於蹊間也。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趙注以介然屬上句。愚讀長笛賦。問介無蹊。似古讀有以問介絕句者。問介蓋蹊絕之意。蹊路也。蹊足跡也。言蹊有足跡。蹊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爾。趙氏佑溫故錄云。介亦分別意。如字讀。舊惟以介然屬上句。非耳。山徑之蹊。問蹊小道。造難處。介然用之。謂人力闢除之。謹按荀子脩身篇云。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倞注云。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漢書律志上云。介然有常。注云。介然。特異之意。說文入部云。介。讀也。蹊。無一定之蹊。則不可以成路。蓋山嶺廣闊。原可散亂而行。縱橫旁午。不相沿踐。今介然專行一路。特而不散。自畫而不亂。此蹊間所以能成路。蹊間之成路。全在特行而不旁踰。此介然二字定屬下用之。卽荀子律志之介然專行一路。所以有常而堅固也。方言云。用行也。介然用之。卽是介然行之爲間不用。卽是爲間不行。下云當遂行之。趙氏以行釋用也。趙氏注。滕文公上篇。夷子憮然爲間。云爲間。有頃之間也。此云爲間。有頃也。按有間之義。數端。各不同。呂氏春秋去私篇。居有間。高誘注云。頃也。此言須臾之時。所謂有頃之間也。以時言也。昭公七年左傳。晉侯有間。杜預注云。間。差也。此有間。謂病愈。方言云。南楚病愈者。或謂之間是也。淮南子。假真調云。則醜美有間矣。高誘注云。間。遠也。謂醜與美相隔之遠也。國語。晉語。使無有間隙。章昭注云。間。隙。暇也。昭公十三年左傳云。諸侯有間者。注云。間。隙也。大抵間爲隔別之義。所隔者少。則爲頃。所隔者多。則爲遠。無病與有病別。則間爲愈。相惡與和好別。則間爲隙。故史記。鄒布傳。以行他道爲間道。此爲間不用。謂別行他路。遂與此路隔別而不行。趙氏謂高子去而學於他道。正此爲間之喻也。若有頃之間。何遽遂爲茅塞。蓋此不行。以別有行處爲他歧之惑也。

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舍而不脩。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

常 常常被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常常。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注 高子以爲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疏 注。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正義曰。以貴釋尚。以樂釋聲。俱詳見前。倪氏思寬。二初齊讀書記云。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此聲字。卽堯氏爲聲之聲也。攷工記。前言堯氏爲聲。後言堯氏爲鍾。可知聲卽是鍾。蓋聲以鍾爲主。故卽以鍾爲聲。鄭注聲鍾。

鍾子之屬是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此解尚字。與禮記殷人尚聲義同。

曰。以追蠡。

注 高子曰。禹時鍾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鈕。擊蠡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

爲尚樂也。

疏 注。追。鍾至貌也。○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鈕。印鼻也。此以追爲鍾鈕。卽爲鍾鼻矣。淮南子。要略訓。擊。重人事之終始者也。高誘注云。擊。分也。文選西京賦。擊。肌分理。注引周禮。鄭注云。擊。破裂也。周禮鄭注。謂攷工記。旗人。擊。擊。不入市。注云。擊。破裂也。

也。薛。擊。古字通也。淮南子。人間訓。劍之折。必有醫。高誘注云。醫。缺也。趙氏以擊。醫二字。解蠡字。謂破裂缺也。錄其破裂之深。故欲絕。說文蠡部云。蠡。蠡。木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蠡之。言。勝也。如刀之勝物。楚辭。覽芷園之。蠡。蠡。又借爲禾黍。離離字。孟子以追蠡。趙注曰。追。鍾鈕也。鈕。擊蠡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此又以蠡。同。蠡。同。蠡。方。言曰。蠡。解也。又曰。蠡。分也。皆其義也。不知假借之術。乃云。鍾鈕如蠡。蠡面欲絕。是株守許書之辭。而未能通許書之意矣。蠡。蠡。既通於禾黍之離離。楚辭。思古云。曾哀悽歎。

心難離兮。注云。離離。劉嬰說。此蓋欲絕之貌。正本諸離離之劉嬰也。荆季實下垂其帶之系。微細欲絕。亦有如鍾之下垂。其紐欲絕。所以稱離離矣。程氏瑋田通藝錄攷工創物小記云。鐘縣謂之旋。所以縣鐘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蓋與螺通。螺小者謂之旋。郭璞江賦。所謂鸚鵡旋。旋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爲金柄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此古鐘所以制縣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利。敏滋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姚氏文田求是。齊自訂稿云。以追爲鐘紐。既無他證語。又迂曲一說。追與捷同。擊也。說文旋字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亦謂擊敵也。則此說似爲近是。追者言所擊之處。蓋則其如木之齧也。三代之樂不殊。而禹之鐘獨形其殘缺。苟非當日之數數用之。而何以有是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孟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尙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與。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

注。是何至稱賦。○正義曰。禮記明堂位云。拊搏玉磬。撥擊大琴。大瑟。中琴。七瑟。四代之樂器也。又云。乘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又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也。禹之鐘。既爲後王所用。則追之蠡。不得獨由禹所用矣。姚氏文田求是。齊自訂稿云。高子以禹尙樂。故其器用至殘缺。今其鐘在者。猶可證。乃謂禹自常用也。故孟子以後王皆用曉之。攷工記。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高誘注。呂氏春

一車所駕之證。曹氏之升據餘說云。古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駟。殷駕三馬謂之駟。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若曰。不知禹聲。盡觀禹迹。彼城門之軌道止一連。車從中央。禹以來閱千八百年於茲。殷之駟於此門也。周之駟亦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深。猶是夏先王兩馬之力歟。謹按夏駕二馬。見毛詩衛風千旆。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駟。殷益以一騂謂之駟。周人又益一騂謂之駟。此說於先王之樂器後王皆用之說尤切。錄之以備參考。限切者。阮氏元校勘記云。段玉裁云。門限亦名門切。丁氏云。限。切深。由不解切字也。

章指言前聖後聖所向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蠶。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啓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注棠。齊邑也。孟子嘗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疏注。棠。齊邑也。○正義曰。襄公六年。齊侯滅萊。左傳云。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棠。棠共公淨柔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注云。棠。萊邑也。北海卽墨縣有棠鄉。十八年齊侯駕將走邾棠。注云。邾棠。齊邑。二十五年左傳。齊棠公之妻。注云。棠公。齊棠邑大夫。閻氏若璩釋地云。齊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爲發棠。卽此是也。今卽墨縣甘棠鄉。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邾棠。故萊邑也。山東登州卽墨縣有棠鄉。爲萊之棠邑。東昌府棠邑縣爲齊棠邑。棠公爲棠邑大夫。孟子勸齊王發棠。卽此。後譌棠爲堂。周氏柄中辨正云。顧亭林山東考古錄云。當時卽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故云發棠。則棠爲萊邑。非今之棠邑縣也。大事表疑誤。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注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之以爲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撻迫也。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所笑也。

疏

注馮姓至虎者。○正義曰。儀禮燕禮卒受者。注云卒猶後也。卒之義爲終。終亦後也。卒爲善。足見前此恃力無賴。爲不善也。不善改而爲善。何以有士稱。故趙氏申明之。毛詩正義云。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故有勇名而進以爲士。如稱勇士是也。本

稱勇士。改而爲善。乃爲善士也。申此者。趙氏以士字連善字。恐章句不明也。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余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周密志雅堂雜抄云。一本以善字之字點句。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於章旨亦合。閻氏若虛釋地又據云。古人文字敘事。未有無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衆得望見馮婦。若如宋周密斷士則之爲句。野字遂屬下野。俱有衆耳。何由有馮婦。來此爲無根。

或曰固已。恐從未見則之野此句法。余曰。周書則至于豐。○注。謂追至止也。○正義曰。淮南子傲真訓云。懷人心也。高誘注云。懷。道也。說文走部云。追。近也。故趙氏以追。釋懷。又以近。釋追。音義云。丁於盈切。坤著云。懷。精也。精之猶云。繫之。蓋謂懷爲繫。繫之以。懷。即謂之懷也。莊子大宗師。其名爲懷寧。釋文引崔氏注云。懷有所繫著也。此亦以懷爲繫也。莊子在宥云。汝懷無懷人心。司馬。彪注云。懷。引也。引亦牽繫之義。然是時。衆方與虎相持。何得遽言繫。繫追之義。長矣。音義云。陳子于切。又子侯切。隔也。隔。即隔。說。文自部云。隔。隙也。隙。隙也。詩小雅。正月。瞻彼阪田。箋云。崎嶇。曉。河之處。故馬融廣成頌云。負隅依隙。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負。恃也。左傳曰。魯秦人負恃其衆。食於土地。逐我諸戎。孟子曰。虎負嵎。莫之敢擾。虎有所恃而張。故云。依隙而怒也。謹按注中見。虎二字。解望見二字。明望見二字。斷句。馮婦趨而迎之。六字。斷句。是時。婦猶在車中。令趨車迎之也。將近矣。馮婦又。攜臂下車。趙。氏以駭。不知前明所以趨迎。所以下車之故。而以馮婦二字。貫於見虎走迎之上。則望見爲馮婦望見。明矣。先言望見。後言馮婦。者。屬文之法也。自則之野。貫下。此望見者。自卽是之野者。望見。不可云。望見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擾。故倒言之也。是時。知止。則可以不趨迎。不下車。速用馮婦者。若曰。雖追之使趨迎。馮婦也。雖追之使下車。馮婦也。皆形容其不知止之狀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故以走釋趨。謂行之疾也。說文手部云。攜。推也。推。排也。推排其兩手於前。作搏勢也。孟子屬文奇矣。趙氏。每能曲折。追之。卒爲善士。何至又爲士之。蕪笑之。則因其之野。望見如是。趨迎如是。下車如是也。則字非虛用也。

章指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

臨

暴虎無已。○正義曰。爾雅釋訓云。暴虎徒搏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攬馮暴虎。獻于公所。傳云。暴虎。空手以搏之。僖公元年。欽梁傳。公子友謂莒擊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先搏時。

無刀。是搏卽無兵。空手相擊。故江照云。佛身獨調。潛刃相害。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注云。搏。手搏。惟手無兵。空搏。故楚子伏而擊其臍。蓋相搏而。楚子以身壓晉文。以口啞。皆不用兵也。搏。從手。空手卽是搏。非搏有徒不徒之別也。故趙氏以。

暴虎釋經之搏虎。暴搏一音之轉。廣。

雅釋詁云。攬擊也。攬。同。攬。攬亦搏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注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

疏注。臭。香。至如蘭。○正義曰。禮記月令。春月。其味酸。其臭檀。夏月。其味苦。其臭焦。中央。其味甘。其臭香。秋月。其味辛。其臭腥。冬月。其味鹹。其臭朽。孔氏正義云。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味有五。臭亦有五。孟子於口目耳鼻。渾言味色。聲臭。而於四體言安佚。以互見之。則味必嗜甘。色必好美。聲必喜音。臭非謂臭。專屬諸香也。引易者。繫辭上傳文也。其臭如蘭。則臭有不如蘭者矣。陳澧注易云。臭。氣也。不專以爲香也。荀子王霸篇云。夫人之情。目欲美色。耳欲美聲。口欲美味。鼻欲美臭。心欲美快。此與孟子義同。楊倞注云。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香臭。薰楊也。佚。安樂也。此注先訓氣。後言香。爲得其意矣。又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異。異。注云。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鳥。曠。色。而。沙。鳴。鬱。酸。異。過。之。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爲。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此。篇。冠。以。香。臭。者。明。其。下。皆。臭。也。禮。記。內。則。皆。佩。容。臭。注。云。容。臭。香。物。也。庚。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此。亦。以。臭。不。專。於。芬。香。惟。芬。香。可。飾。形。容。故。別。之。云。容。也。周。禮。天。官。宮。人。詒。

其不獨去其惡臭。禮記大學篇云。知惡惡臭。知好好色。臭之惡者爲惡臭。猶臭之香者爲香臭。魯公四年左傳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云。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孔氏正義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尙存。此臭字乃朽字之假借。月令。其臭朽。說文。歹部。朽爲歹之重文。歹。腐也。列子。周穆王篇云。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馨香以爲朽。膏甘以爲苦。朽與香對。則薰香猶臭者。乃薰香猶朽也。廣雅釋器云。歹臭也。謂臭爲歹之假借。朽爲臭之正也。惡臭作朽。腐穢之氣也。鼻所嗅之總名作臭。非臭之名。或專於香。或專於惡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注 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齊聲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圖 仁之至命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血氣。心知。原於天地之化育者也。有血氣。則所資以養其血氣者。聲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則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婦。而不止於一家之親也。於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倫。相親相治。則

隨感而應爲喜怒哀樂。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德。不能盡一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者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卽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體之於安佚之爲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卽能知其限而不踰之爲善。卽血氣心知能底於無失之爲善。所謂仁義禮智。卽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於天地之德也。此奇矯之所未達。而老莊告子釋氏味焉。而妄爲穿鑿者也。程氏瑋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始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合一於剛。性乃治交。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恆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恆難。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爲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主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恆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恆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爲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斯必及乎其則矣。阮氏元校勘記云。知之於賢者也。闕監毛三本知作智。按音義。出知之云。音智。注同。則作智非也。有性焉。各本同。孔本焉作也。○注。聖人至命也。○正義曰。天道卽元亨利貞之天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天道也。通神明之德。使天下各遂其口鼻耳目之欲。各安其仁義禮智之常。此聖人之於天道也。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得位而天道行。所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孔子不得位而天道不行。所謂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趙氏謂遭遇乃得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是也。道行則民遂其生。育其德。道不行則民不遂其生。不育其德。故曰口鼻耳目之欲。不遂屬之命。而仁義禮智之德。不育亦屬之命。然顧愚之民。不能自通其神明之德。又不遇勞來匡直者。有以輔翼之。同限於命矣。若君子處此。其口鼻耳目之欲。則任之於命而不事外求。其

仁義禮智之德則卒乎吾性之所有而自備之。不委諸教化之無人而甘同於顧惡之民。所謂變無文王猶與也。且由是推之。父頑母嚚。命也。而舜則大孝。燕燕。管輅。底。據。此仁之於父子。君子不謂命也。即人斯得命也。而周公則勤勞王家。沖人感悟。此義之於君臣。君子不謂命也。道大莫容。命也。而孔子則栖栖皇皇。不肯同沮溺之辟世。荷蓍之深身。而明道於萬世。此聖人於天道。君子不謂命也。大戴記千乘篇云。以爲無命則民不偷。以爲無命卽是不謂命。

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

疏

不任佚性。○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任作道。○治性行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選注引作治身勤禮。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注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問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注 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也。

何謂善。何謂信。

注 不害問善信之行謂何。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釋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善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論

可欲之謂善。○正義曰：趙氏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可欲。按此忠恕一貫之學，不偏於善也。呂氏春秋長攻篇，所以善者乃萬，故高誘注云：善好也。所好於代者非一事。中論天壽篇引孟子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欲作好，好善亦爲善善。

可欲即可好。其人善則可好，猶其人不善則可惡。其人可惡，卽爲惡人。其人可好，自爲善人也。○有諸己之謂信。○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信誠也。誠猶實也。有卽亡而爲有之有，可好未必其不虛也。實有之矣，是爲信也。趙氏引不義不信語，見論語憲問篇，謂不可僞度人之不信，引之者，蓋謂宜己有此信，不可僞人之不信也。○充實之謂美。○正義曰：詩召南小雅篇，實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云：實有也。卽此有諸己者。擴而充之，使全備，滿益是爲充實。詩邶風簡兮云：彼美人兮。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首章，碩人，侯。傳云：碩人，大德也。侯，侯，容貌大也。充滿其所有，以茂好於外，故容貌碩大而爲美。美指其容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正義曰：說文火部云：光明也。輝，光也。輝與輝同。毛詩大雅皇矣篇，載揚之光。傳云：光大也。有光輝，故大。充則暢於四體，光則照於四

方故趙氏云宜揚之。○大而化之之謂聖。○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聖。通也。此謂德業照於四方而能變通之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正義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大而化之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而不可知之也。易繫辭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即不可知。周書謚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不可知。故無能名。孟子論樂正子推極於聖神。至於神。則堯舜之治天下也。孟子所以言必稱堯舜。

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尙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逃墨重而已矣。○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舊謂墨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尙得不敢毀傷之義。竊謂不然。此亦互見之耳。逃墨之人。始既歸楊。及逃楊勢不可復歸墨。而歸儒。假令逃楊之人。始而歸墨。及逃墨。亦義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有逃楊不必歸墨。而即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即歸儒者。非以兩必字例定一例。如是逃。如是歸。且以斯兩家之優劣也。楊之言。似近儒之爲己愛身。而實止知有己。不知有人。視天下皆漠不關情。至成刻薄寬忍之惡。墨之言。亦近儒之仁民愛物。而德一。概尙同。不知辨異。視此身皆一無顧惜。至成從非救人之惡。其爲不情則一。天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故孟子並斷之。無君父極之於禽獸。非有罪名出入。○注。逃者至曰歸。○正義曰。禮記曲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詩曹風蟋蟀篇。於我歸處。箋云。歸。依歸。廣雅釋詁云。歸。就也。歸正猶云。就正矣。伏生書大傳云。和伯之樂。名曰歸來。鄭氏注云。歸來言反其本也。爾雅釋言云。還。返也。廣雅釋詁云。還。歸也。釋言云。還。返也。下云。道而還之。又以還釋歸。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注 苙蘭也。招，習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蘭則可，又復從而習之，大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大甚。

注

苙，蘭也。○正義曰：音義云：苙，丁音立，蘭也。蘭與蘭字同。戴氏實方言疏證云：方言曰：苙，蘭也。注云：謂蘭也。孟子既

入其苙，趙岐注云：苙，蘭也。蘭，蘭古通用。漢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顏師古注云：蘭，謂迷蘭之若牛馬，蘭，蘭也。阮氏元校勘記云：蘭者假借字，蘭者俗字，蘭者正字也。○注：招，習也。○正義曰：音義云：消，覓切，謂覓其足也。按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羴，作羴，又作羴，說文罔部云：羴，縮也。系部云：縮，羴也。周禮秋官：冥氏掌設羴，張注云：羴，張輪李之屬，所以屬羴禽獸。冥氏掌攻羴鳥，各以其物爲羴而捨之。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羴中，鳥來下則捨其脚，羴即羴，亦即羴也。羴之爲羴，猶爾雅釋器：捐之爲環，聲類云：音以繩係取鳥獸也。音義言羴其足，皆本此。然趙氏以音釋羴，未詳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音義不爲招字，作音，字書引此經，注與詩：招，招舟子，並列音，昭之下，明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何以相仍。知羴字，此惟國語：齊武子好靈言，以招人過，注：招，舉也。當讀羴耳。亦猶招，招舟子，本當如字，而今乃與徵，招角，招之，相同讀，然愚又謂招之爲羴爲羴，僅見此注，絕少作證。孟子之闢楊墨，方深望能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未必有追，追大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嘆我今之所以與楊墨辯者，有如追放豚然，惟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苙，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人之樂邪，反正無已時也。苙，既處之有常，招，又望之無已，如是則不替其往之意，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別音，并不煩別義耳。○注：今之至大甚。○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辯而不德，服氏注云：辯，答詞辭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無與孔穿辯，高誘注云：辯，相易奪也。闢，奪皆謂爭也。墨子經上云：辯，爭彼也。故趙氏以爭釋辯，書業誓：馬牛其風，鄭氏注云：風，走逸，釋名：天云：風，放也。詩：小雅北山：或出入風，風，傳亦云：風，猶放也。放，風一音之轉，放逸，即風逸也。方言云：羴，其子謂之豚，爾雅釋獸云：豕，子謂之豕，豕，子謂之豕，豕，子謂之豕，豕，子謂之豕。

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也。

疏 來者不綏。○正義曰。論語子張篇云。綏之斯來。孔氏云。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安之。則遠者來。至此言來者不綏。謂來歸者不受而安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注 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

疏 有布至之征。○正義曰。惠氏士奇禮說云。屋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廬。夫三爲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於室屋。妾矣。蓋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徒得籍而致焉。而畝之族師者是也。邦布者口泉。衆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六畜。妾矣。蓋家辨其物。歲入其書。故鄉達大夫得籍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其實一也。漢書周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賈之百兩一布。又唐八職掌。斂市之次。布縷。布買布。縷布。應無夫里之布。不知書布參印書者。傳見舊時說也。元謂宅不毛者。劉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征賦之稱。布司農有此二義。一爲泉布之布。則布即錢也。一爲布參印書以爲幣。而引詩爲證。毛詩衛風。淇水布縷。傳云。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易物也。孔氏正義云。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篋是也。又云。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賈氏載師疏云。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是征賦之布。爲泉布。非布帛。孟子不

云泉布之征。而云布縷之征。布與縷連稱。則布爲布帛。此趙氏所以不用夫布里布等說。而以爲軍行之橫征也。且屢粟里布。國之常賦。不容缺緩。卽用二用三。何致民有殍而父子離。則趙氏義爲長。○注。布軍至役也。○正義曰。詩秦風無衣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次章云。與子同澤。三章云。與子同裳。是軍卒當給以衣也。說文糸部云。縷。縷也。縷。縷也。書業誓。善穀乃甲冑。鄭氏注云。穀謂穿蔽之。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甲冑皆以革爲之。攷工記。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氏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縷之數。是甲縷合數革以爲之也。又抱人云。管其縷。欲其臧也。杜子春云。縷。謂縷革之縷。是甲冑之革。皆必以縷縷縷縷。鄭云。穿蔽卽縷縷也。武氏僊釋甲云。以縷謂之縷縷。有飾謂之朱縷。送周書年不登。甲不縷。孔氏注曰。縷。縷甲。不以縷。縷乃甲冑。正義引鄭云。數謂穿蔽之。謂甲冑有斷縷。當使數理穿治之。說文云。縷。縷也。魯頌閟宮篇。具胄朱縷。傳。朱縷。以朱縷縷之。疏。謂以朱縷連縷甲也。又按朱縷卽冑之縷。太平御覽詩云。具胄朱縷。謂以具齒飾冑。朱縷縷之也。少儀疏。謂以朱縷縷甲。故鄭云。亦飾也。是縷所云。縷飾。而以亦字言之。明其蒙冑爲義。疏。但指連縷甲。於善猶未備也。按王氏武氏所詳。是縷爲秩甲之縷也。葉時禮經會元云。六軍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糞禮。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與。謹按梁惠王下篇。引晏子已云。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則春秋時行軍轉食。已有粟米之征。布縷粟米。取非常賦。則力役亦非徒役之正。輒既轉米粟。必有負荷之人。所謂勞者弗息也。音義云。斯義同。賦。賦役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廩。設廩。死者數百人。何休注云。艾草爲防者。曰廩。汲水漿者爲役。養馬者曰廩。炊烹者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有斷養卒。集解引韋昭云。析薪爲廩。炊烹爲養。斯之訓爲析薪其在析薪。故名斯。斷其俗字也。蘇林云。斷。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其四。而父子離。

君子爲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

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疏

注則分至義矣。○正義曰。論語季氏篇。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集解引孔氏云。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孟子言父子離析。趙氏桀及分崩。因有異心。各思逃竄。則父不顧子。子不顧父。故忘孝慈之禮義矣。

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注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

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疏

諸侯之寶三。○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仁親以爲寶。注云。寶謂善道可守者。寶與保通。謂保守此土地人民政事也。○注。求索至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

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誰而則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誰而則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則也。悲夫寶玉而顯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誰。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記闕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此所謂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也。莊子讓王篇云。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漢書鄧陽傳。獄中上書云。故無因而至。前勝出隨珠和璧。祇恐結而不見德。文選。作隨侯之珠。夜光之璧。淮南子覽冥訓云。譬

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注云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史記李斯列傳有隨和之寶正義引說苑云昔隨侯行過大蛇中斷疑其獲使人以藥封之蛇乃龍去因號其處為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純白而有光因號隨珠隨侯之珠無求索爭國事趙氏善遠及之新序雜事篇云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求索或與指此

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注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

疏注盆成至必死○正義曰說苑建本篇有益成子是盆成二字爲姓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死矣盆成括正與孔子由其死矣語同何故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括以母樞合葬於路寢事晏子稱之曰括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

嘗爲孔子門人是齊有兩盆成括也然孔庭從祀無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問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

注 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

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注 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疏

注小有至身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方言云智或謂之慧是小有才謂有小慧也論語衛靈公篇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雖矣哉集解鄭注云小慧謂小小之才智說文心部云慧價也慧則精明精明則照察人之隱慧則捷利捷利則越越人之先皆危險也君子明足以察奸而仁義行之智足以成事而謙順處之是爲大道也夫道大則能包容小人以有孚而化道大則無驕亢異端以相感而通于食有福何害之有。

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

疏

小知自私。○正義曰史記賈生傳服賦中語。○大雅先人。○正義曰文選四部賦云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遠於茲爲羣李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又上林賦揀羣雅注引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後漢書文苑傳孔融數編衡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劉勰人物志九徵篇云具體而備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玉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先人與自私相對謂以人爲先已退讓處後也顯冠子近迭篇云顯子問顯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顯冠子曰先人義雖異而指略同又按崔篆慰志賦云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李賢注引詩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大雅或指此然與上小知不類且先人無謂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

疏 注館舍至上也。○正義曰：儀禮聘禮及前周禮秋官司籥敘館注並云：館舍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舍釋館。又以此釋舍。又知士驚。靜郭君善刑制辯於是會之上舍注云：上舍甲第也。此上宮當如上舍。謂上等之館舍也。趙氏以爲樓者。說文木部云：樓重屋也。宮在屋之上。故名上宮。女部云：婁空也。戶部云：麗屋麗廡也。閭部云：閭窗屬麗。麗闔明也。禮記月令可以居高明注云：高明謂樓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樓屬戶之間。諸射孔樓樓然也。然則樓之名取於婁。麗廡以闔明釋之。卽玲瓏之轉聲。蓋其制窄狹而高。四面開窗。屬以上爲稱而下言屬上。故以爲樓也。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

注 屨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廋。廋置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

疏 注屨屨至成也。○正義曰：說文屨部云：屨屨也。戶部云：屨屨屬。趙氏以屨爲屨。而以草屨釋之。此直以屨釋屨。屨爲草屨。故云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謂織草爲屨。已有次第而尙未成。爾雅釋詁云：業。敍也。國語晉語云：則民從事有業。章昭注云：業。猶

次也。次與敍義同。云有次業者。以次釋業也。說文欠部云：次。不前不精也。故以爲未成。廣雅釋詁云：業。始也。與創造作等字相轉。注然則業屨。猶云造屨創屨。屨始作爲業。猶始造爲基。衣始裁爲初。皆造而未終之稱也。○注度屨至匿也。○正義曰：音義云：度或作屨。同音搜。今諸本作屨。惟屨本作度。論語爲政篇：人焉廋哉。集解孔氏云：度。匿也。淮南子：說山訓：不匿暇。高誘注云：匿。藏也。不直言其竊。而說云藏。匿以爲藏也。趙氏以匿釋度。又以竊釋匿。謂或婉言匿。其實疑其竊也。故孟子直以竊對之。說文文

都云盜從中出曰竊。隱公八年公羊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云。從者。隨從也。儀禮。鄉飲酒禮。賓及衆賓皆從之。注云。從猶隨也。華嚴經音義引蒼頡云。侍從也。故從者爲門徒相隨。又云。侍從者也。

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

注。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屨故來邪。

曰。殆非也。

注。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

疏。注。自知問之過。○正義曰。經云。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注云。有來問孟子者。而於孟子之答。則云。孟子謂館人。此注云。館人曰。又云。自知問之過。然則前來問者。卽館人也。蓋館中非一人。來問之館人。不必卽求屨之館人。抑館中公公共求之。而問者。止館人中之一人。故別之云。或問之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館人言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

謙以答之。

疏

注孟子丞答之。○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以經者曰字。趙注特下孟子曰以補之。章指云非己所絕己字。正釋經予字。阮氏元校勘記云。夫子之設科也。閻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子作予。案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獨疏亦云夫

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予是也。予子蓋字形相涉而誤。趙氏佑溫故錄云。此作孟子語而云夫我。趙氏從無改字。明是漢人經文不作夫子子乃予字。而夫音扶。作孟子言。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含隱諷矣。論語述而篇。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氏云。往猶去也。說文音部云。許召也。追呼謂追逐而召之。呼爲許之假借也。管子七臣七主篇云。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房元齡注云。追猶召也。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臧氏疏本作距。此不拒。孔本韓本及閻監毛三本作拒。宋本岳本成淳衢州本廖本作距。距。古通也。國語齊策。故專兵一志以逆秦。章昭注云。逆拒也。詩大雅皇矣。敢距大邦。孔氏正義云。敢拒。逆我大國。亦以逆釋拒。逆與順對。不順其來學之情而受。故拒之。卽逆之也。廣雅釋詁云。竊取也。云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卽竊之與否也。有學道之心。又有竊取之心。是有異心。見其有學道之心而受之。不能保其無竊取之心。則或卽爲從者之度。不可保也。卽亦不可知也。故云不能保知。荀子法行篇云。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巫媪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孟子錄此章。一以見設教者之大。一以見寄託者之多。所以銷門戶之見。而黜僞廢之。趙氏在漢末。見當時跋扈之家。非不受學於大賢君子之門。而黨籍中未嘗無依附虛聲之士。故有慨乎言之。

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

造次必於是也。

疏 受之如海百川移流。○正義曰。揚子法言學行篇云。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遺次必於是。○正義曰。論語里仁篇中語。釋文引鄭氏云。遺次。倉卒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注 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

疏 人皆至仁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忍。卽下無害人之心中。

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注 人皆有不喜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

疏 人皆至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卽下無穿論之心。○注。此者義人也。○正義曰。者字疑義。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注 人皆有不害人之心中。能充大之以爲仁。仁不可勝用也。

疏 注。能充大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必已篇。媯充天地。高誘注云。充猶大也。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注 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爲義，義不可勝用也。

疏 穿踰。○正義曰：闔壁毛三本，此作穿窬。下穿踰之類，作穿踰。宋本孔本韓本皆作踰。說文穴部云：窬，穿木戶也。走部云：逾，進也。逾即踰。窬踰二字本異。禮記：儒行：幕門圭窬。注云：圭，幕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窬。圭窬即左傳之圭窬。故徐氏音豆。即窬窬爲窬也。其實窬窬義皆爲空，而字不同。書自音與耳。趙氏云：穿牆踰屋，則自爲踰越之踰。論語陽貨篇云：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集解引孔氏云：穿，穿壁也。窬，窬牆也。釋文云：踰，本又作窬。然則釋文論語本作穿踰，是論語之穿窬，與孟子之穿踰一也。或借窬爲踰，故有作穿窬者。其實皆穿踰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注 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爲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爲義也。

疏 注：爾汝至義也。○正義曰：爾汝爲辱於尊上於下之通稱。卑下者自安而受之，所謂實也。無德行者爲有德行者所輕賤，亦自安而受之，亦所謂實也。蓋假借爾汝爲輕賤。受爾汝之實，即受輕賤之實。故云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非謂德行可輕賤，專在稱謂之爾汝也。既實有當受之實，自不能不受。經言：無受者自勉於德行，不爲人所輕賤也。故云：既不爲輕賤，不爲人所爾汝，德行已高，自不爲人所輕賤。雖分位已尊，自不爲人所爾汝。非謂有可受之實，而強項不受之也。謂恥有此不得不受之

實而勉以去之也。俱德行無窮，非僅免人輕賤而已。故又須充大之，使不獨不爲人輕賤，凡身所至，無非義之所至，斯爲自強不息之道也。毛詩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禮記樂記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無爭。注云：至，猶逮也。行也。趙氏以自行釋往字，以所至申上逮字，自行所至皆可以爲義，即是無所往而不達於義也。荀子解蔽篇云：偷則自行，又云：心者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自行謂任心所欲行，無有禁止。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注 餽，取也。人之爲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

圖 注：餽，取也。○正義曰：音義云：丁曰注云：餽，取也。今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餽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撓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餽。奴兼切。按餽，餽二字，方言皆有之一云：餽，取也。注云：謂撓取也。一云：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饗，或曰餽，或曰餽。徐鍇說文繫傳云：相謁相見後，設饗飯以爲常禮。如今人之相見飲茶也。趙氏以取餽，自本方言。丁公著謂傳寫誤者是也。姚寬西溪叢語云：玉篇食字部有餽字，注音達，疑反。古韻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與孟子言餽之義，爲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餽之義，趙岐以餽，謂取是也。當如郭氏方言，其字從金爲餽。玉篇廣韻，餽音他點反。取也。廣韻上聲，餽音忝，而平聲又有餽字，音織，謂曰：利也。說文以餽爲餽，乃音織，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按餽乃撓

之轉音以言銛即以言挑也。俗以鐵輪不能開用物挑之謂之銛。正是此銛也。番爲今之鑿。鑿方言作鑿。說文作銛。正以其挑取土而得名。鑿有二種。一種堅厚。用以上挑。可多得土。一種纖利。用以深入。此纖利者形正近於舌。蓋銛之遠也。漢書賈誼傳。弔屈原賦云。莫邪爲純兮。錯刀爲銛。晉灼曰。世俗以利爲銛。微惟其利。故能挑取。其義亦相貫矣。龍龜手鑑。食部。平聲有銛字。云音甜。甘也。又舌部云。聲。甜。胡五俗。甜正。徒兼反。甘也。然則銛乃甜之俗字。漢前無之。又按說文金部。銛從金。舌聲。段氏王說。說文解字注云。舌字非聲。當作丙聲。丙。舌貌也。他念切。在谷部。此木部。炊竈木之柄。番屬之柄。皆用爲聲。依此則銛宜作銛。若然。則銛爲丙之通借。以言銛即是以言丙。魏校六書精蘊云。說文丙字音泰。象舌在口外。露舌端。舐物也。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餉人者。孟子斥爲穿鑿。是銛誤爲銛。又銛誤爲銛矣。附其說於此。以俟參考。○注。人之至類也。○正義曰。失言失人。本之論語衛靈公篇。但彼之警止於不智。故云。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此以言銛以不言銛。是以儻巧刺取人。意心術隱伏。以竊取人情。與竊人物無異。故云是皆穿鑿之類。一不智。一巧智。兩者正相反。然趨利入邪。亦終是無知而已。穿鑿人所恥而不爲。以言不言銛人所甘於爲。而且自謂以爲得計者。由不知此即穿鑿之類。宜充而達之者也。充無穿鑿之心。而不以言銛。則庶幾能達於義。而不爲人所輕賤矣。前節意已結。此又申明充無穿鑿之心如是也。

章指言善知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誠否。比之穿鑿。善亦遠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

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

疏

善道也。○正義曰：說文：「道，所行道也。禮記大學篇：『是故君子有大道。』注云：『道行所由。』是道即行善道，謂善行也。戴氏

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脩其身。六經孔孟之言，語行之約，務是脩身而已。語知之約，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
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求一知一說。○注言近至存焉。○正義曰：「不下帶」而道存，孟子
自發明言近指遠之義也。脩其身而天下平，孟子自發明守約施博之義也。趙氏以脩身明指身言，此「不下帶」暗指心言，故以近
言爲正心。凡人束帶於要，限心在帶之上。說文：「帶，帶也。肉部云：『肱，胸肉也。』」胸臆，劉熙釋名：「釋衣服云：『臂，心衣
鉤肩之間，施一摺，一奄心也。胸臆當心，亦居帶上。』」仁守於心而吐於口，故四體不與也。守顯明言脩身而未言所以脩身之事，趙
氏以仁義明之，謂所以脩身者爲守此仁義也。仁者，元也。義者，利也。元亨利貞爲四德，故云：「施德於天下，施德即施仁義也。既以
正心明言近，以守仁明脩身，又並云：『正心守仁皆在胸臆者，謂正心即守此仁義，脩身即是正心。』言如是守，即是守，即是守，即是守。實
互言之也。事天之本，不外身心。平天下之功，不外仁義。孟子之悟，趙氏得之矣。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地之象，以要爲帶，帶
而上者，盡爲陽，帶而下者，盡爲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董子之說，以天任陽不任陰，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此亦
不下帶而
道存之義。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注

身正物正，天下平矣。

疏

注：身正，至平矣。○正義曰：身正，成己也。物正，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以知行仁，事皆合於義。孔子所謂脩己以敬，脩己以安百姓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注 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

疏

注芸治也。○正義曰：說文末部云：「耘，除苗間穢也。」重文，疑「耘」或从「芸」。芸爲「耘」之假借，亦「耘」之省文也。除穢，卽所以治之，故以治釋芸。禮記曲禮：「聽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是也。○注是求至太輕。○正義曰：廷琥云：「孔本無是字。」汲古閣本無下有也字。

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况以妄芸言失務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注 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

疏

注堯舜至於民。○正義曰：體性猶荀子解蔽篇云體道，楊倞注云：體謂不離道也。管子君臣上篇：「則君體法而立矣。」房元齡注云：體猶依也。依與不離義同。依性卽中庸所云率性，人性本善，堯舜生知率性而行，自己爲善者也。湯武以善自反其身，己身已安於善，然後加善於人。堯舜率性，固無所爲而爲，湯武反身而後及人，亦非爲以善加人而始爲善，此非尙論堯舜湯武也，爲託於堯舜湯武者示之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注 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疏 注人動至至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動。作也。禮記。少儀。祭祀之容。注云。容。即儀也。冠一人字。明此泛言人。不指上幾。湯武。或性或反。皆無所爲而爲。人之繼堯舜湯武。而或性或反。皆如堯舜湯武也。德盛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

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

注 死者有德。哭者哀也。

疏 注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注 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疏 注經行至人也。○正義曰。僖公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竇殽從徑。注云。徑。猶行也。釋文云。讀徑爲經。文選魏都賦。延閣允宇。以經營。劉逵注云。直行爲經。素問欬論。王冰注。引靈樞經云。脈之所行爲經。是經爲行也。禮記。不離德也。在心爲德。行而著之。則爲節操。毛詩。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傳云。回。邪也。國語。周語。求福不回。晉語。公室之不回。注。皆謂回爲邪。回。邪不正之人。國所廢黜不用。而此則自行其德。非由求固祿位。故爲清操介節。以結上知也。言不信。則招尤謗。而來惡名。今以不忍欺人。而庸言必信。非謂欲弋致方正之名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注 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待命而已矣。

疏 注君子至已矣。○正義曰。順性卽率性。謂堯舜也。說文足部云。蹈。踐也。踐德謂湯武反身也。毛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傳云。度。法度也。說文又部云。度。法制也。人生有不容論不容缺之常度。則而行之。是爲行法。周旋中禮。哭死而哀。經德不同。言語必信。是也。其有所爲而爲。不出于祿。正行二端。乃君子於此二端。則俟之於命也。順性蹈德。行其法度。盛德所致。自然周旋中禮也。哭死而哀也。經德不同也。言語必信也。爲生者。爲人也。若爲人。則此四者。非于祿卽正行。于祿固虛僞之小人。孟子特指出正行二字。其人嚴氣正性。自命爲君子。與于祿者之形相反。而與于祿者之德僞則同。孟子指之爲正行。趙氏申之。云正行爲名。後世此類。非不託於孔孟。而高言堯舜。孟子則已於千古之上。有以饒之。自盆成以下。辨別士品。小慧之殺身。言銛之入邪。舍田之自輕。而此章分眞僞於豪芒。則學道之人。不能保其竊羅。尤爲切切者矣。

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疏 堯舜之盛。湯武之隆。○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伏義至純。厚作八。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魏魏然。

注 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常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魏魏。富貴若此。

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

關

注大人至得盡○正義曰此大人指當時諸侯而言故云尊貴者音義云蔽丁音翬蔽然輕易之貌又音眇按廣雅釋詁云

翬遠也文選思元賦允塵翬而難虧舊注幽通賦黃神翬而靡質兮應劭注皆訓翬為遠莊子逍遙遊蔽孤射之山釋文引簡文注即以蔽為遠蓋說大人則蔽之當釋蔽為遠謂當時之遊說諸侯者以順為正是弊近之也所以弊近之者視其富貴而畏之也不知說大人宜遠之遠之者即下皆古之制我守古先王之法而說以仁義不曲徇其所好是遠之也以爲心當輕視恐失孟子之指阮氏元校勘記云勿視其巍巍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纒作魏音義出魏魏丁云當作巍是經文本作魏作巍非也按說文嵬部云巍高也論語泰伯篇巍巍乎惟天為大是巍巍為大故何晏注云巍巍乎高大之稱也史記管世家魏大名也集解引服虔云巍喻巍巍高大也淮南本經訓云魏闕之高高誘注云門闕高崇嵬嵬然又假真訓高誘注云巍巍高大故曰魏闕魏魏即巍巍古或省山作魏莊子知北遊篇魏魏乎其終而復始也又天下篇魏魏而已矣亦作魏省山易繫辭傳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故趙氏以富貴釋之經云勿視其巍巍然者猶俗云不必以其富貴置在目中也趙氏云勿敢視之魏魏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勿敢視與勿視二義相反勿敢視者心畏其富貴目不敢視也勿視者不以其富貴為重而視之也勿敢視是畏勿視是不畏趙氏謂其富貴可畏若此而不畏之蓋在他人則勿敢視者在我則勿視在他人則畏之在我則不畏之曲折以互明其義也

堂高數仞椳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

關仞八尺也椳題屋霑也堂高數仞椳屋數尺奢汰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

疏

注。初八至初也。○正義曰。初詳見前。爾雅釋宮云。楹謂之橫。橫直而達謂之闕。不受楹謂之交。楹謂之楹。方言云。屋椽謂之楹。郭璞注云。即屋楹也。亦呼爲連。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楹。楹也。其形細而疏。或謂之楹。楹。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

謂之橫。在楹旁下列。衰。衰然垂也。楹。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楹。楹。楹也。縣。連。楹頭使其平也。楹。接也。接屋前後也。霤。流也。水從上流下也。按屋自中棟至楹。用椽相比。近棟者名交。謂交於楹上也。接交而長直下達於楹者名闕。以其下垂故名。橫。交。橫之抵楹處爲橫。其下覆以瓦。兩自此下溜。故爲霤。亦爲楹。楹取於滴也。今尚以瓦頭爲滴水。自瓦言之爲霤。自楹言之爲橫。題。近在一所。故趙氏以屋霤釋橫。題也。霤屬瓦。故亦作霤。廣雅釋宮云。臺謂之題。是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襄二十八年左傳。慶舍援廟楹而動於臺。則臺爲覆楹之瓦。可知言其多力。引一楹而屋宇爲之動也。若以臺爲屋楹。則太公之廟。必非容膝之虛。所援之楹。必爲當楹之題。題之去楹甚遠。安得援而動於楹也。程氏說是也。援。楹。臺。動。亦屋霤與楹。題相近在一所之證也。趙氏既以屋霤明楹。題矣。又云。堂高數仞。楹屋數尺。者。太之室。阮氏元校勘記云。橫題三尺。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橫。題。作。楹。屋。蓋。按。報。字。乃。旅。字。之。譌。說。文。木。部。云。楹。秦。名。屋。楹。聯。也。齊。謂。之。楹。楚。謂。之。楹。楹。屋。楹。前。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記。饋。饗。在。西。壁。注。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楹。屋。旅。即。屋。楹。屋。楹。即。屋。楹。正。楹。頭。之。所。在。趙。氏。蓋。云。屋。旅。數。尺。譌。旅。爲。報。又。倒。屋。旅。爲。旅。屋。遂。不。知。其。說。而。竟。改。注。文。爲。橫。題。矣。今。仍。存。楹。屋。二。字。而。證。明。之。以。著。趙。氏。之。義。識。者。察。之。經。傳。稱。堂。高。者。皆。指。堂。階。而。言。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考。工。記。云。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注。云。周。高。堂。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皆。有。尺。寸。之。限。矣。故。趙。氏。以。此。堂。高。爲。大。屋。之。高。周。氏。柄。中。辨。正。云。堂。屋。高。卑。之。度。經。無。明。文。惟。攷。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楹。宮。隔。之。制。七。楹。鄭。注。楹。長。三。丈。高。一。丈。度。廣。以。廣。度。高。以。高。則。門。阿。高。五。丈。宮。隔。高。七。丈。尙。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楹。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三。丈。六。尺。公。侯。七。楹。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八。尺。伯。子。男。五。楹。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然。則。堂。高。數。仞。豈。非。臆。制。而。數。仞。之。指。堂。階。無。疑。矣。謹。按。孟。子。亦。彈。言。其。堂。之。高。耳。當。時。禮。幣。乎。帝。制。堂。階。之。高。不。必。更。踰。九。尺。而。屋。之。高。或。進。二。丈。八。尺。者。爲。三。丈。六。尺。可。也。所。以。總。括。之。以。數。仞。耳。趙。氏。以。爲。大。屋。是。也。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楹。題。三。圓。曾。子。大。賢。即。爲。尊。官。何。致。僭。天。子。九。尺。之。階。若。三。圓。莊。子。人。間。世。釋。文。李。云。經。尺。曰。圓。然。則。三。圓。者。三。尺。也。廷。賤。云。趙。注。高。堂。數。仞。孔。本。作。高。堂。數。仞。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

注 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

疏 注極五至一丈。○正義曰：說文食部云：饗，具食也。饌，或從饗，升部云：具，共置也。列前有方丈之多，則極五味，無不備置，故以饌釋食。謂食言具食也。論語爲政篇有酒食，先生饌，集解引馬曰：饌，飲食也。廣雅釋詁云：饌，食也。是具食亦單謂之食。儀禮士冠禮，具饌於四塾。注云：饌，陳也。周禮，秋官，掌客皆陳。注云：陳，列也。趙氏既以饌釋食，又以列釋饌，是食前卽具食於前，亦卽是列於前。晏子春秋，問下云：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

注 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般於遊田也。

疏 注般大也。○正義曰：般，大。詳見公孫丑上篇。書無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文選西京賦，般于游畋，其樂只且。薛綜注云：盤，樂也。此云盤于遊田，般與盤通。盤，庚。漢書古今人表，作般庚。君爽時，則有若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般是也。此與般樂之般，調大者不同。

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注 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爲當畏彼。

人乎哉。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寶玩也。

疏 茅茨至蕩心。○正義曰：韓非子：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亦見淮南子主術訓。史記自敘云：堯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莊公四年左傳：楚武王曰：余心蕩。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疏 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遺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

寡矣。

疏 注：養治至寡矣。○正義曰：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云：養猶治也。說文：少也。存與亡對，故以不存爲亡。單豹事莊子，達生篇云：田開之見周威公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而與

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饑，餓而死。而食之，有強毅者，高門無不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疾，以死。豹養其內而戕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單豹好術，雖倍棄，靡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巖窟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戕食之。高誘注云：不食穀，實行

氣道引也。芮，絮也。商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調，此之謂也。亦見淮南子人間訓。

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注 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也。

疏

注謂貪至衆也。○正義曰。詩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箋云。貪。猶欲也。呂氏春秋。大篇云。暴戾貪頑。高誘注云。求無厭足爲貪。是貪爲多欲也。引晉欒黶者。欒公十四年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益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吾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益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是其事也。黶雖不亡。而益亦必亡。先德之恃。焉可久乎。

章指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疏

清淨寡欲。○正義曰。史記自敘云。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禮記。孔子。開居云。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淨。說文水部云。澹無垢穢也。澹卽淨字。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注

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

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

疏

注羊棗棗名也。○正義曰爾雅釋木云棗羊棗郭璞注云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孟子曰曾皙嗜羊棗邵氏

晉淵雷釋正義云羊棗一名道說文棗羊棗也是以爲棗之棗名也趙氏以棗名釋之以棗類衆多此其中一名耳何氏博

讀書記云羊棗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柿余乙卯客授臨沂始觀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

俗呼牛奶柿一名楞柿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棗棗此尤可證柿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道羊棗之說爲疑周氏柄中辨

正云陳禹謨名物攷云嘗道鄆登嶧山或以羊棗噉余其狀絕類柿大僅如芡實蓋名爲棗而去棗遠矣此皆得之親見益信何

氏之說不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羊棗即木部之棗爾雅諸棗中之一與常棗絕殊不當專取以爲訓棗樹隨地有之盡人

所識赤心而外刺非羊棗也木部云棗棗棗也似柿而小一曰棗按棗即釋木之道羊棗也凡物必得諸目驗而折衷古籍乃爲

可信昔在四苑萬善殿庭中曾見其樹葉似柿而不似棗其實似柿而小如指頭內監告余用此樹接之恒成柿古今注云棗棗

實似柿而小味亦甘美師古曰棗棗今之棗棗也棗與道音相近棗即道字也內則芝棗實氏曰芝木槿樞軟棗釋文云槿木又

作槿樞者槿之誤○注曾子至美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身我也趙氏謂曾子思念其父既歿不復再食此羊棗故已

身不忍食之禮記少儀云牛羊魚之腥而切之爲膾麋鹿爲漬野豕爲軒皆蟲而不切膾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蟲而切之切蔥

若蘆實之醢以柔之注云蟲之言腥也先菹菜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內則云膾春用蔥秋用芥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其餘

文與少儀略同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蟲而切之也此軒辟雞宛脾皆膾類也醢菜而柔之以醢殺腥肉

及其氣今益州有鹿殘者近由此爲之夾軒或爲脾宛或爲醢說文肉部云醢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醢即醢而切之周禮天官

醢人注引少儀作醢而切之然則醢者切之成薄片如今片肉也又將所片細切成條謂之報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細

切者必疾速下刀少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按報與醢音近報之爲疾即醢之爲疾報而切之即今肉臊子也南史恩倖傳云

宮中謂云道鬼食醢諸鬼盡著醢醢與醢韻正讀如醢醢猶醢醢亦爲疾蓋漢言報六朝言醢今則爲醢也劉熙釋名釋飲食

云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也亦蓋肉之精者白蓋肉之肥者先分切而後合之所以爲會醢人五

齊七菹注云齊當爲齋五齋水神析髮豚拍深蒲也七菹豈非芡苳苳苳凡醢醢所和細切爲齋全物若膾爲菹齋菹之

稱菜肉通此因少儀內則樂鹿稱菹辟析爲牛百葉豚拍爲豚骨亦爲齋是齋菹通稱於肉以細切爲齋則齋即膾之通稱齋肉

之醢而切者爲軒。又輒切之則爲膾。在菜但醢切而不輒。或全物不切。是爲醢。細切者爲齏。以其皆爲醢切。則肉亦名醢。以其皆爲細切。則肉亦名齏。但醢之名可通於肉。而膾之名則不聞通於菜。是膾專爲肉之細切者名也。醢齏皆用蔥薑醢醢和之。今人以生蝦生蟹用酒酢椒薑并食之。此古肉食爲醢之遺用。全物而不切者也。說文神部云。醢。醢菜也。非部云。齏。齏也。醢。齏也。通俗文云。醢。非曰齏。醢曰齏。蓋醢齏之暫食者可用醢。其久藏者兼以醢。或用全。或用切。或用細切。其細切者。今尚名齏矣。而肉之醢切細切者。皆未有生用醢。酢芥蘘和食之制。蓋醢之古法。今不可詳矣。內則諸膳有牛炙。牛膾。羊炙。豕炙。魚膾。卽儀禮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中物。孔氏正義云。牛炙。炙牛肉也。毛詩小雅楚茨云。或燔或炙。傳云。炙。炙肉也。箋云。炙。肝炙也。孔氏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雖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燔。燔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遠炙者爲近火。故云。燔。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地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性曰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爲燔。而實之以炙於火。如今炙肉矣。輒葉云。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次章云。炮之炙之。傳云。毛曰。炮。加火曰燔。燔。火曰炙。箋云。柔者炙之。乾者燔之。孔氏正義云。凡消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燔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爲脯。脂則加之火上。若今之燒乾脯也。禮記禮運云。以炮以燔。以烹以炙。注云。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炙。貫之火上。內則獨詳於炮。云。炮。取豚者。詳。封之。列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貫之。塗之以醢。塗炮之塗。皆乾擘之。灑手以摩之。去其數。注云。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醢。當爲醢。醢。塗。塗有槁草也。此蓋連毛以醢塗。塗裹之置火中。燒其毛。醢塗脫去。又用手摩去皮肉上之醢。更入醢。醢煮之。以其用塗包。裹燒之。故名炮。炮者。包也。是爲毛曰炮也。去數之後。入醢煮之。則炮而炙矣。若不入醢。醢。近火炙之。則爲燔。遠火炙之。則爲炙。考工記。盧人重欲。傳人注云。傳。近也。傳。火。卽近火也。是爲炮之燔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輒。葉傳云。燔。火曰炙。正義云。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按。炕。俗字。古當作抗。方言曰。抗。縣也。是也。縣而炙之。則遠火也。是爲炮之炙之也。軟。棗爲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視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之用醢。炙。禮之隆殺有差。卽物之甘嘉或別。故以孰美爲問耳。

孟子曰膾炙哉

注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注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

疏

注譬如至故諱之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云：太史與禮執簡記，奉諱。注云：諱先王名，忌日若子卯。太史所奉之諱，即小史所詔之忌諱。蓋雖小史掌之，而必由太史進之也。

曲禮云：卒哭乃諱，禮不諱。蓋名二名不偏諱，違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違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桓公六年

左傳：申繻云：周人以諱事神。注云：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孔氏正義云：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然則周制以諱事神，天子諸侯諱高祖以下，鄭氏謂遠士以上諱祖，推之則大夫三廟當諱曾祖。庶人不違事父母者，雖不諱祖，亦仍諱父。是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諱父者。君之名則未有敢斥言者，此諱君父之名之事也。隱公八年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諱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述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諱，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注云：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汭，故陳爲媯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卽先人之諱，稱以爲族，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諸侯之子爲公子，公

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厲氏。由此言之。則姓可賜即可改。族由氏立。則姓不與族同矣。禮記大傳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注云。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孔氏正義云。正姓者。對氏族爲正姓也。若夷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夷帝。宋姓子。本於契。是始祖爲正姓也。云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爲游氏國氏之等。然則庶姓者。氏也。則姓爲其一族。其以氏爲族者。謂九族之族。蓋一族分爲九族。可各爲氏。而九族總爲一族。其姓仍同也。白虎通姓名篇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昏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此分別姓氏其詳。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按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後氏別既久。而姓幾遠。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知周謂帝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命氏曰陳。慶叔安裔。子董父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象龍。蓋此三者。本皆姜。媯。董之子孫。故予之以其姓。又或特賜之姓。前無所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禹祖昌意。以葦苴生。賜姓媯。氏。殷契以元鳥子生。賜姓子氏。斯皆因生以賜姓也。必兼春秋傳之說。而姓之義乃完。舜既姚姓。則媯爲舜後之氏。可知。姓氏之禮。性統於上。氏別於下。鄭駁五經異義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氏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此由姓而氏之說也。既別爲氏。則謂之氏。姓。故風俗通潛夫論。皆以氏姓名篇。諸書多言氏性。氏性之見於經者。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姓也。季字也。南爲媯。氏姓也。三字爲句。此氏姓之明文也。史記。陳杞世家。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媯汭。其後因爲氏。性媯氏。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帝禹爲夏后。而別氏。性媯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此皆氏姓之明文也。凡言賜姓者。先儒以爲有德者。則復賜之。祖姓。使紹其後。故后稷賜姓曰姬。四岳。堯賜姓曰姜。董父。舜賜姓曰董。秦。大費賜姓曰高。皆予以祖姓也。其有賜姓本非其祖姓者。如鄭氏駁異義云。夷帝姓姜。大鄭之所賜也。黃帝姓姬。夷帝之所賜也。是夷帝黃帝之先。固自有姓。而夷帝黃帝。姜姬。實爲氏姓之。始夏之姓。媯。商之姓。子。亦同。然則單云姓者。未嘗不爲氏姓。單言氏者。其後以爲姓。古則然矣。至於周則以

三代以上之姓及氏。爲昏姻不通之姓。而近本諸氏於官。氏於事。氏於王父字者。爲氏不爲姓。古今之不同也。謹按伏義以上。人道未定。有男女而無夫婦。人知有母而不知父。無父子則無族矣。伏義畫八卦。定人道。使男女有別。男女有別。則夫婦有義。夫婦有義。則父子有親。鄭氏注昏義云。子受氣性純。則孝。受氣純。則一本相生而有族。於是有賜姓之制。蓋遵昏姻之禮。以長育子孫。則賜之姓。以旌別之。所謂因生賜姓者。蓋由此也。故云。遠禽獸。別昏姻也。其始未必人人皆賜姓。而得姓者爲貴。久之相慕相習。則賜姓者非一時。此所以神農之姓。賜於大皞。黃帝之姓。賜於炎帝也。至國語。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此所謂姓卽氏也。同是子而或得姓。或不得姓。卽春秋時之公子。或賜氏。或不賜氏也。季子以懷羸之故。附會其說。姓氏之分。未足爲據。蓋至黃帝時。天下已無不有姓之人。而族類繁滋。其先因其無族而賜姓。以別其爲族。至是因其族多而賜姓。以別其族中之族。故一姓而有諸氏焉。久之。忘其正姓。遂以氏爲姓。而氏又分氏。書禹貢。錫土姓。鄭氏注云。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然則此賜姓卽是命氏。是古時通謂之姓。周乃分正姓爲姓。庶姓爲氏耳。禹賜娘姓。契賜子姓。稷賜姬姓。皆與舜之姓。媯同。所謂氏姓也。蓋自帝黃以後。凡賜姓皆是賜氏。所謂因生以賜姓。在無族無姓以前。是因其生氣不純。而以姓表其同。在族既繁滋之後。是因其生氣滋盛。而以姓表其異。其同德也。其異亦德也。故皆爲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也。若論正姓。惟伏義初定人道時所賜。乃爲眞姓。本族自黃帝以後。庶姓之中。更爲庶姓。惟本其所知者以爲姓。卽以爲族而已矣。

章指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叢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圖 思親異心。○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滑之。門人曰。滑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注 孔子居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爲思魯之狂士也。

疏 注。謂大至士也。○正義曰。此文見論語公冶長篇。但彼云。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此不同。彼集解引孔氏云。簡。大也。孔子居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於大道。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蓋孔氏讀斐爲匪。匪然卽非然也。孔氏注不知而作爲穿鑿。此孔氏以斐然成章爲穿鑿成文章。謂以非然者成爲文章也。趙氏本此。以不得其正解之。儀禮親禮云。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初。猶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藝。注云。故。舊也。是不忘其初。卽不忘故舊也。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周禮地官大司徒文。引此者。所以別乎阿私曰黨之黨。蓋趙氏生桓靈時。目見當時南北部黨人之議。朝廷捕而禁之。謂之黨錮。恐學者誤以聖人所稱吾黨之士。卽此三君八俊。希風標榜之徒。故旣以鄉釋黨。又引周禮以明之。謂孔子所稱吾黨之士。卽是吾鄉之士也。非此則黨部黨之謂也。舊疏不知趙氏之情。妄肆譏評。而說者或謂孟子之文。本作五黨之士。故引五黨釋之。尤失之遠矣。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

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注 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僇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僇次善者。故思之也。

疏 孔子至次也。○正義曰。此亦見論語子路篇。僇作狷。音義云。僇。丁音精。與狷同。按說文。犬部。僇。疾跳也。一曰急也。國語。晉語。小心。狷介。章昭注云。狷者守分。有所不爲也。僇之爲狷。猶僇之爲僇。又心部云。僇。急也。讀若精。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論語。狷。孟子作僇。

其宜當作僇。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注 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注 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踴躍譎說。論語曰。師也辟。

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疏 注。琴張。重學者也。○正義曰。琴張之名。一見於昭公二十年左傳云。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靈。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注云。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宰。孔氏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宰。衛人。字子

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卽字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顏孫師。賈逵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一見於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游霧捩腕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傳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豈子貢禮而遂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左傳莊子皆周人之書。趙氏豈不知之而以琴張爲子張。觀左傳正義所引鄭賈之說則當時固以琴張爲子張而趙氏本之也。服虔始疑而家語始以琴字一字張。杜預注左傳所本者此也。然家語晚出之書未足爲據。論語子罕篇字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氏注云字弟子子罕也不言卽琴張。史記仲尼弟子傳亦無琴字其人。陳氏禮論語古訓云王肅家語敘云語云字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肅云談者卽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字列爲二人。顧胤說不可信。按鄭衆賈逵既以左傳之琴張爲子張則當時說莊子亦必以琴張爲子張。孟子反與琴張或編曲或鼓琴則編曲者反而鼓琴者張也。故謂子張善鼓琴。又正當時以莊子之琴張爲顏孫師之禮而趙氏本之也。蓋子張之爲人短之者甚多。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鄭氏解論語堂堂乎張云子張容儀盛而仁道薄。至馬融注師也。則云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直以辟爲邪僻。此趙氏本之謂其不能純善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子張與曾皙相次列於第三而以琴字列於第四。似亦以子張卽琴張而琴字別爲字曰子云之字。別無琴張之名。趙氏生王肅前未見有家語自不知琴張卽琴字以子張釋之非無本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詞說踣無常也。沈或作蹶。楚辭七諫馬蘭踣蹶而日加王逸注云蹶蹶暴長貌也。暴長卽無常之意。無常謂之蹶蹶。非常亦謂之蹶蹶。趙氏注孟子云子張之爲人踣蹶蹶是也。文選東京賦瑰異蹶蹶薛綜注云蹶蹶變化也。漢書劉輔傳云必有卓識切至頗師古注云蹶蹶異於衆也。異於衆亦謂其非常矣。莊子寓言恐非其實。

何以謂之狂也。

注 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注 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

注

注嚶嚶志大言大者也。正義曰音義云嚶嚶火包切說文口部云嚶誇語也。志大言大是誇語矣。既欲之而又慕之。故重言古之人說文心部云慕習也。習者重也。在心欲之不已則形於口者亦不已。毛詩小雅出車蠻貊于夷節南山式夷式已。

大雅桑柔亂生不平召曼賈靖夷我邦傳皆訓夷爲平爾雅釋詁云平成也。易復象傳中以自考也。釋文引鄭氏注云考成也。向秀云考察也。禮記禮器觀物弗之察矣注云察猶分辯也。平與辨義通則夷考卽是考察說文大部云奄覆也。掩與奄通。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注 屑絜也不絜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污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

次於狂者也。

注

注屑絜至狂者也。正義曰毛詩邶風谷風鷺不我屑以傳云屑潔也。古屑潔之字皆作絜。楚辭招魂云朕幼清以廉潔兮。王說注云不污曰潔。不污穢爲絜。是污穢爲不絜矣。漢書楊胡朱梅云傳贊云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顏師古注云

狷介也。故此注以狷爲有介之人有所不爲則有所分畫不妄爲故不以不絜爲絜也。不絜是污穢之行。惟恥之賤之是不顯此不顯之行也。與之是進而教之故爲可與言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八字一句故易獯也爲獯人以明之。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注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

疏注憾恨也。至故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憾，恨也。楚辭哀時命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是也。荀子脩身篇云：書良曰：賊有害於德，故云德之賊。語見論語陽貨篇。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注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願行，行不願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願，則亦稱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

愛也。故闐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

疏

注孟子至鄉原。○正義曰。孟子言三字解曰字。何以是嚶嚶以下。皆論鄉原。嚶嚶鄉原之嚶嚶也。言何以是嚶嚶。若有大志。謂鄉原之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非如狂者之真有大志也。言不顯行。行不顯言。鄉原之言。行不顯也。狂者曰。古之人。古

之人。鄉原則亦曰。古之人。但狂者之稱古人是欲之慕之。鄉原之稱古之人。則大言以譏斥之。謂古之人。行何爲。臨臨涼涼。無所用於世。此鄉原之大言。非如狂者之大言也。趙氏以上古之人爲句。古之人。行何爲。臨臨涼涼爲句。生斯世也。句爲斯世也。善句與斯可矣。一連貫下。相呼應。故云。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也。毛詩唐風。杜葛。獨行踽踽。傳云。踽踽無所親也。說文足部云。踽。疏行也。疏與親反。無所親故疏。又水部云。涼。薄也。從水京聲。薄與疏。義亦相近。不與人相親。則不以周旋盤時。施之於人。故云。有戚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音義以古之人。行爲句。何爲之爲。張云。于儒反。謂古人之行何所爲。而如是。生斯世也。但取爲人所善之善人。此爲字讀如字矣。闐爲宮壘之稱。爾雅釋天云。太歲在戊曰闐。茂李逵注云。闐。蔽也。趙氏讀闐爲奄。毛詩大雅。秦。奄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故釋爲大。又思齊。思。婦周姜。傳云。婦愛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疏

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

責之也。萬章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

疏

注萬子至爲也。○正義曰。臧氏琳經義疏記云。趙注萬子卽萬章也。云云。是趙邪。補注本作萬子。趙氏謂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實顛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平日反覆辯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責其不解。

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蓋鄉原之著。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原者。孟子尚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問。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可故特稱子以美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於此。獨稱子。明有注文。然萬子曰。乃記體。不得謂孟子稱之爲子。不解之解。讀當爲懈。言其間之審也。蓋孟子七篇。萬章傳述之功居多。其於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惟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於尊仲尼。稱堯舜。圖輪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以立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章則其間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稱焉。以結七篇之局。論語泰伯篇云。倒而不慝。釋文引鄭注云。惡善也。趙氏誤以爲惡。故以原人爲善人。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污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人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

注。鄉原至賊也。○正義曰。無可非。無可刺。則真善矣。故趙氏以能匿蔽其惡解之。流俗之人。不可同志。則同之而不致。其汗亂之世。不可合行。則合之而不致。離蓋自託於達士之和光。而曲爲浮沉俯仰之術。似忠信則非忠信。似廉潔則非廉潔。論語學而篇。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厯絮亦屬與人交接之事。故趙氏括之以爲人謀。惟其志行既同。表合汗。而其與此流俗汗世之人共事。又能盡心力以爲之謀。而不自私其財利。此人所以皆悅之也。彼見人皆悅之。遂亦自信爲涉。

世之善法。故自以爲是。而要之非仁義之實也。所謂非之無可舉。刺之無可刺。亦此流俗汙世之人耳。若孔子則已刺之爲賊。孟子則已非之爲不可入堯舜之道。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赤也。鄉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

疏 注。莠莖葉似苗。○正義曰。毛詩齊風。甫田。維莠騷騷。傳不言何物。小雅。大田。不稂不莠。傳云。稂。童梁也。莠。似苗也。按。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章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夏小正。四月。秀幽。國策。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廣雅。釋草云。莠。莠也。陶。妻。莠。一聲之轉。說文。神部。以。麥。次。莠。莠。卽。爾雅。釋草之。孟。狗尾。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其。卑。溼。則。生。穉。莠。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莠。狗尾草也。莠。爲。狗尾。所以。相。次。也。則。狗尾之名。莠。乃。妻之。通。借。字。也。此。不。稂。不。莠。傳。既。以。稂。爲。童。梁。說文。神部。云。莠。禾。粟之。榮。生。而。不。成。者。謂。之。童。此。重。文。稂。卽。穗。字。爲。禾。成。莠之名。蓋。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童之。猶。言。獨。也。稂。是。生。而。不。成。者。於。是。說。文。卽。以。莠。字。次。之。云。莠。禾。粟。下。揚。生。莠。也。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壓。好。者。簸。揚。之。必。在。下。今。農。人。尚。呼。之。爲。下。揚。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稅。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稅。今。狗。尾。草。編。野。皆。一。種。白。生。不。關。粟。稅。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莠。之。爲。狗。尾。者。異。也。蓋。卽。禾。之。莠。而。不。實。者。故。卽。以。莠。名。之。莠。莠。一。類。稂。成。於。病。莠。生。自。種。爲。有。別。耳。下。揚。中。有。米。而。不。全。浴。謂。之。牛。掩。故。能。生。也。程。氏。瑄。田。以下。揚。爲。飛。揚。段。氏。玉。裁。以下。揚。爲。下。垂。雜。乎。途。矣。○注。佞。人。至。惡。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云。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集。解。孔。氏。云。朱。正。

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包氏云。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孔氏云。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國時君。傾覆其國家也。此謂惡似而非。與彼義略別。爾雅釋詁云。壬。佞也。書皋陶謨云。何長乎巧言令色。孔氏云。孔丘即莊公十七年公羊傳所云甚佞。孔氏指巧言令色。巧言令色。即共工之靜言庸遠。象恭滔天。靜言象恭。似乎有義矣。而不知實庸遠滔天爲甚佞也。韓非子八經篇云。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而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喻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實乎衆。借信乎辯。此辯辭所以若有信也。禮記樂記云。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張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其溺音乎。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恣志。衛音趨數。傾志。齊音數辟。僞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鄭聲所以亂樂。論語衛靈公篇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氏云。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說文木部云。朱。赤心木。木之赤心者名朱。朱卽赤。故楚辭招魂。大招朱傾。王逸注。皆云。朱。赤也。考工記畫續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故爲正色。劉熙釋名。釋采帛云。紫。緹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法言吾子篇云。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聽聽。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漢書王莽傳贊云。紫色鑿聲。應劭云。紫間色。編。邪聲也。按編與哇同。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經。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惡之行也。

疏

注。經常至行也。○正義曰。白虎通五經篇云。經常也。說文走部云。返。還也。廣雅釋詁云。反。歸也。反與返同。歸即還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荀子非相篇云。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趙氏以正爲政教。故以道化釋之。五常是仁義禮智信。經。正是以仁義禮智道化之。謂經正之也。說文身部云。興。起也。毛詩小雅天保篇。以莫不興。傳云。興。盛也。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屋粟。同粟。而用之以實劑。致民平頌其興積。注云。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燕官徵聚物曰興。賈氏疏云。興。皆是積聚之義。興爲積聚。又爲茂盛。故以庶民興。爲家給人足。倉庫實而知禮節。管子文。詳見前。秋官。大行人。設類以除邦國之慝。注云。慝。惡也。故以邪慝爲邪惡也。莊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趙氏之義。則孟子言反經。與公羊傳異。

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獫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

疏

子率而正。孰敢不正。○正義曰。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云。夫三公者。百察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趙氏本此。蓋隱以公孫宏脫粟布教爲鄉原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注

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

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

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

疏

由堯至知之。○正義曰。孟子言必得堯舜。以堯舜治天下之法。爲萬世所不能易。故未自堯舜而下。言湯文孔子所聞而知之。禹皋陶伊尹。堯舜未太公望。散宜生所見而知之。無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通變神化之道也。上言嚚厚自以爲是。而不足與入堯舜之道。末言君子反經而已矣。然則反經者。堯舜之道也。又云。經正則庶民興。言經正。則經有不正者矣。反經而經正。則不反經。經有不正者矣。孟子所云反經。卽公羊傳所云反經。反經爲權。權卽變通神化。何爲經。經者常也。常者不變之謂也。狂者常於高明。君子則反之以柔克。覆者常於沈潛。君子則反之以剛克。如是則其常而不能變者。皆以反而歸於正。此庶民所以皆興。起於善而無邪惡也。惟嚚厚非之無舉。刺之無制。其闕然猶世本無一定之常。爲剛克柔克所不能化。又自以爲是。非勞來匡直所能移。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實爲聖世奸民。而古今大惡也。此孔子所以惡之。而思狂覆之士。狂者反經。則由狂而中正。覆者反經。則由覆而中正。故君子反經而經正也。嚚厚而外。皆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此堯舜之道。爲萬世君子之法。故湯文王孔子聞而知之。卽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禹皋陶伊尹。堯舜未太公望。散宜生見而知之。卽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反經爲權。實卽堯舜通變神化之道。公羊氏不能闡而明之。孟子則詳言之矣。○注。卓遠。○正義曰。楚辭逢尤篇。世既卓兮遠眇眇。注云。卓遠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疏 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

故二人等德也。

疏

注。伊尹至德也。○正義曰。書。君奭云。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孫子用間篇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帝注云。伊尹也。春秋繁

三代改制質文爲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伊尹。既是相。則仲虺同時爲左相。知伊尹爲右相矣。引春秋傳者。定公元年左傳薛寧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書序云。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史記殷本紀作中。索隱云。仲虺二音。翻作疊音。知字尙書又作虺。翻萊一音之轉。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太公望。呂尙也。號曰師尙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

注

太公望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大明篇。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傳云。師。大師也。尙父。可尙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云。尙父。呂望也。尊稱焉。佐武王者爲之上將。孔氏正義云。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

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大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尙父之故。曰。師尙父。父亦男子之美稱。太誓注云。師尙父。文王於囿囿所得聖人。呂尙立以爲大師。號曰尙父。尊之如世家之文。則尙本是名。號之曰望。而惟師謀云。呂尙釣康。注云。尙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尙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尙。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股。則牙又是其名字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尙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載鄭氏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繫飾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毛詩正義曰。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

非一臣有一行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大雅縣詩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論德宜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於張季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詩傳說。於韓詩魯詩說也。趙氏所謂四臣之一。與鄭氏說同。散宜生既在四臣之中。而降茂德。秉文德。昭明德。故云有文德而爲相也。按見而知之。謂親見當時所以治天下如此。在堯舜時。舉一禹皋陶。則稷契益等二十二人。括之矣。在湯時。舉一伊尹。舉朱。則當時賢臣如女媧女房。義伯。仲伯。管。畢等。括之矣。在文王時。舉一太公望。散宜生。則叔。泰。穎。闕。天。召。公。畢。公。榮。公等。括之矣。非謂見知者。僅此一二人也。蓋通變神化之道。作於黃帝。堯舜。而湯。文王。聞而知之。知而行之。其始百姓日用而不知。而賢聖之臣爲之輔佐者。親見此。脩己以敬。無爲而治之效。固無不知之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大戴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爾者。

歎而不怨之辭也。

○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正義曰：趙氏以無有爲無有名世之人。上云然而無有。謂當時之人。以爲無有。下云則亦無有。因人言無有。則亦當使之無有。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鄒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况絕筆於獲麟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蓋將自賈於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知望天下後世之人。或者曰：顏曾思爲孔子見知之人。明矣。孟子何不正言。而概以無有曰：顏曾思之見知。不待言也。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者。固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當見知已往。聞知未來。尤必有人焉。以延其絕續之交。然後見以紹見。聞以啓聞。近不絕而遠可續。觀書陳伊尹保衡。而後則有太戊。盤庚。武丁之爲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爲臣。皆以傳湯與伊桀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稱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皆以存文與散望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皋。至湯。雖書缺有間。然而歌稱祖訓。征述政典。史記伊尹之於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焉。相授受相維持於堯舜之衰可知也。其人類不及聖。而足以爲聖之資。否則各以五百餘歲爲斷。亦云遙闊之甚矣。湯文孔子雖甚聖。其不歎文獻無徵者。幾希矣。猶至春秋戰國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煽。班生所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孰是與於知之者。孟子予未得爲孔子徒。亦既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未遠爲幸。因益以未遠而無有爲懼。夫未遠而已無有知之者。復何望於遠而知之哉。孟子力肩斯道。實自居於見聞絕續之交之一人。而備述所知。以上紹前之知。下達後之知。其所紹直自禹以下。有不止於顏曾思者。而其所遺於後。爲益無窮期矣。謹按此義。與趙氏之指小異而相近。然謂顏曾思爲見知非也。堯舜湯文以此道播諸天下。而禮讓歸歸。一時輔佐之人共見之。是爲見而知之。湯文王之知。雖起於聞而實徵於見。禹伊尹周公雖見知而非不可聞知。惟孔子但聞知而不能措之天下。使當時賢者得見而知。七十子學於孔子。亦皆聞而知之。非見而知之者也。孟子去孔子之生未遠。鄒魯又相近。音庶幾私淑其人。得聞而知之也。然而堯舜湯文不復見於世。則此聞而知者。無有措於天下。蓋自孔子時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况生百年後。則亦無有見而知之者矣。爾者辭之終也。乎爾者決絕之中。尙有餘望也。此孟子思王者不作。而不欲徒託諸空言。其辭遜。其指論。或乃以孟子道統自居。夫道無所爲統也。爲道統之說者。失孟子

之教
矣。

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斂。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有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

疏

天地剖判。○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竊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韓非子解老篇云。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四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戊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朴素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聖人不出。名世承間。○正義曰。見漢書楚元王傳贊。○蓋有至止筆。○正義曰。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論衡逢遇篇云。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漢書儒林傳。序云。因魯春秋。繫十二公行事。闕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班固答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

孟子篇敘

疏 正義曰。音義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周氏廣業孟子章句考證云。篇敘亦趙氏所傳所作。其意蓋本序卦。欲使知篇次相承。不容紊錯也。雖配體五七。未必盡符。作述微旨。存之亦足見聖哲立言。事理畢該。隨所推尋。無非妙蹟矣。如魯論羣弟所記。宜無倫敘。而說者謂降聖以下。皆由學成。故首學而成。學乃可爲教化民。故次爲政。以類相求。實皆好學深思之效也。

趙氏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

疏 正義曰。明名篇敘者。爲七篇次序之義。非如詩序書序之序也。

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

疏 正義曰。易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卽元。義卽利。仁義之爲道。卽元亨利貞之爲德。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者也。孟子言必稱堯舜。堯舜之道。卽仁義矣。

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

所羞也。

疏

正義曰。根心謂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

疏

正義曰。思禮謂三年之喪。

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之明也。

疏

正義曰。說文升部云。奉。承也。承先王之禮而行之。所謂述也。禮記樂記云。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

疏

正義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明其行也。

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

疏 正義曰。人性善。所以能孝弟。

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

疏 正義曰。乃著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是情合於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性本於心。

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

疏 正義曰。盡心則知性知天。故與天道通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魏矣。顧辭謂退自齊梁。而著作其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豈必窮愁始著書哉。特壯年志在行道。未遑專意耳。故其在遊梁之後。其著作斷非始此。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爲三冊。記仕宦出處。題書以下爲四冊。記師弟問答雜事。途歸自梁而孟子已老。於行文既絕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諸讀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仁義兩言爲全書綱領。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願篇於梁齊之下。繼以鄒滕魯蓋。蓋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梁也。始以去利行仁義期之。終料其嗜殺而去。於齊宣王始以易牛之仁。冀其王終以伐燕之暴。決於歸鄒。於仁政一言。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君子重之。且與齊宣皆感舊君。不容略也。滕文尊禮。孟子遇矣。而國小多故。莫必其成功。魯則周公之後。孔子之鄉。平公樂五百里之地。既知用樂。正子兼有見賢之意。似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遇。孟子一生行藏。首篇盡之矣。其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望之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次二篇。以天終。末篇以天始。禮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終。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其爲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有五。餘八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任止。詳見起訖。明是篇爲在齊之日。公孫謙之矣。滕文公亦兼舉聖學王道。而滕係弱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國耳。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興於上。聖道將絕於下。於是力圖楊墨。以承之。計行夷之。以至陳仲子。

變邪說流行之害仁義者也。故以不得已好辭終焉。離婁萬章皆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性。與滕文公同。其後皆說訓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之林。此則七篇大義。可得而略言者。趙氏以爲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信矣。漢按周氏所云。似較趙氏爲長。然探趙氏篇敘之指。蓋恐後人紊亂其篇次。增損其字數。故假其義以示其信耳。如後稱字數以五七不致盈之義。則知三萬四千六百有奇。非傳寫之謬。三萬五千二百有奇。實增多之義。詎真以孟子取五七不盈之義爲此字。敬啟。

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

圖

正義曰。天以七紀。昭公十年左傳文也。尙書堯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馬氏注云。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主火。謂熒惑。第四曰主土。謂填星。第五曰主水。謂

辰星。第六曰主木。謂歲星。第七曰主金。謂太白。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又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尙書大傳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者何也。傳曰。璿者。還也。璣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氏注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七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馬鄭之說不同。趙氏此文。作璿璣。不作璿機。則用馬氏義也。渾天者。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漢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鑄銅爲之象。衡極其中。璿璣於外。以知天度。故云璿璣運度也。范甯穀梁傳序云。七曜爲之盈縮。楊氏疏云。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日。歲。一周天。月。一周年。木。星。十二歲。一周年。火。星。二歲。一周年。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年。金。水。二星。附日而行。亦一歲。一周年。是七政分離。各行其度。而聖人造璿璣。使七政之曜。言孟子一書分面爲七。如天之有七。政而舜以璿璣布之也。劉陶作七曜論。以復孟子。疑卽以七篇爲七曜。趙氏蓋本此。

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

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

闕正義曰。題辭稱二百六十一章。此言九當有誤也。易繫辭傳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此云不教比易當期之數。而期四時。十二月三時。則九月當有二百七十日。於數亦不能合。孔本作常期。音義

云。當期音非。則本

作當字。今正之。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

闕正義曰。五七當三萬五千字。今不足。故云不敢盈。據今本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多趙氏五百四十一字。以趙氏章句

章指核之。其字句較今所傳不應減少。此明云五七之數不敢盈。則爲三萬四千有奇。而不足五千。斷非趙氏此數。爲傳寫有誤。若過三萬五千。則不當云五七之數不敢盈也。尋釋其故。趙氏本所不同者。當在孟子曰等文。蓋問答則有孟子曰。孟子對曰。或單用曰字。其自爲法度之言。則不必加孟子曰。如荀子儒效篇。與秦昭王問答。議兵篇。與陳轅李斯等問答。則用孫卿子曰。餘皆不加荀子曰。惟自言本不加孟子曰。此趙氏所以定七篇爲孟子自作。史記太史公曰。索隱云。楊惲東方朔所加。則孟子曰三字。容爲後人所加。如齊人有一妻一妾章。蓬蒙學射於羿章。章首皆無孟子曰。可例其餘。曾子居武城章。章首亦無孟子曰。而孟子曰三字。在章末有之。又公孫丑上篇。伯夷章。章首有孟子曰。章末伯夷隘云云。又有孟子曰。亦後人增加。未盡一之證。凡孟子自言一百數十章。則多孟子曰一百數十。又趙氏於單言曰字。或無曰字。必明標孟子曰。孟子言及丑曰。克曰。相曰。覺曰。惺曰。云云。其孟子謂戴不勝曰。趙氏亦標云。孟子假喻。疑章首孟子亦後人所加。趙氏本但云謂戴不勝曰。經無孟子字。趙氏乃以孟子標之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趙注皆明標孟子曰。蓋趙氏本亦但有曰字。無孟子字。故標之也。

以此推之。雖未能盡得其增加之跡。而趙氏之本體。減少於今本五百四十一字者。約略可於此見之也。

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

○

正義曰。論謂論語也。謂以二百六十一法三時二百七十。以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法五七三萬五千。皆爲不必適等。

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

○

正義曰。大謂字數多。小謂字數少。分章以布於篇。每篇五千字。文卽字也。卒其文者。七篇。每篇以五千文爲卒也。論語。釋文云。學而凡十六章。爲政二十四章。八佾二十六章。里仁二十章。公治長二十九章。雍也三十章。述而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泰伯二十一章。子罕三十一章。皇三十章。鄉黨一章。先進二十三章。顏淵二十四章。子路三十章。憲問四十四章。衛靈公四十九章。季氏十四章。陽貨二十四章。微子十四章。子張二十五章。堯曰三章。其五百六十八章。此依何晏集解。趙氏所云。未詳所本。疑有謬字。

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

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圖

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漢書韋賢傳云：洋洋仲尼，顏師古注云：洋洋，美盛也。淮南子傲真訓云：浩浩瀚瀚，高誘注云：浩浩，廣大貌。論語子罕篇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趙氏以孟子似續孔子，如孔子似續文王。孟子之後，能知孟子者，趙氏始焉。○按孟子有不可詳者

三：其一爲孟子先世，趙氏但云鄒人，或曰魯公族孟孫之後，列女傳、韓詩外傳、雜說孟母之事，而不言何氏。孟氏譜言：父曰激

公宜，母仇氏。一云孟子父名彥，未如所據。○其二爲孟子始生年月，陳士元雜記載孟氏譜曰：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

二日生，卽今之二月二日。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陳氏疑定爲

安之譌。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報王二十六年壬申，凡八十八年。譜謂孟子壽八十四，自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己

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駁之以爲譜不足據，而擬爲生於安王十七年丙申，卒於報王十三年乙未。其爲孟子作年譜者

紛紛更訂。或云年七十四，或云年九十七。大抵皆出於臆，全無實證可憑。○其三爲孟子出遊，趙氏以爲先齊後梁，說者又以爲

先梁後齊，或以梁惠王有後元，或以爲孟子先齊齊宣，後事齊湣，考之國策史記諸書，參差錯雜，殊難盡一。今撰正義，惟主趙氏

而衆說異同，亦略存錄，以備參考而已。賈未易折衷也。至居鄒、薛、魯之隙，過薛、遊宋，往往其先後歲月，或據七篇，或據以測實跡

彼此各一，是非多不足采。○孟子弟子，趙氏注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

萬章、屋廩子、姚鼐。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去盆成括。詳宋史禮志。國朝孟廟從祀，仍明

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有盆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匾先賢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

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廩、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

人，皆稱先儒某氏某。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張九韶羣言拾唾，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

齊宗榮尊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高子，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餘典依趙氏宮夢仁讀書記數略，則

易隱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爲孟季子。曹交、周霄、三書數同，而又互異。竊謂曹周二，殊無取焉。高誘注呂覽云：匡章、孟子弟子，魯

易隱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爲孟季子。曹交、周霄、三書數同，而又互異。竊謂曹周二，殊無取焉。高誘注呂覽云：匡章、孟子弟子，魯

文類聚亦然。呂覽有匡章與惠王。又塞廬問答列從遊於學者耶。而趙注却止言齊人夷子。逃墨歸儒。慨然受命。當在不距之科。而趙亦無明文。他若高注淮南有陳仲子。史記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題婁。其誤固不待辨。通志難氏注引風俗通云。題婁孟子門人。則傳謫自漢矣。○孟子疏舊題孫爽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孟子正義。朱文公爲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爽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增三四語耳。吳公武讀書志。有孫爽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偽書未出。至陳樞孫書錢解題。始並載之。馬端臨經籍考。並兩書爲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引吳氏曰。皇朝孫爽等。唐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爽撰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今按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惟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僞託。乃改竄吳語以實之。不知吳志本無正義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十三經注疏。孔穎達。賈公彥。是爲不可及。邢昺次之。以孟子疏爲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妄嫁名於孫爽。近世儒者。咸謂之僞。孫爽疏予讀孫爽孟子音義序。猶載有類孔氏而簡潔過之。全非作疏人手筆。其題曰音義序而已。未嘗稱疏也。曰惟是音釋。宜在討論。曰集成音義二卷。未嘗言作疏也。故曰雖仰測至言。莫窮其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乎發揮。則知孫氏正本。止就經文及注爲之音釋。且僅二卷。本未有疏。其所釋非第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就章句有所證明。存示異同。與陸德明釋文彷彿。無取更有疏也。趙氏之爲孟子題辭。末曰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即今各卷題各章首正義曰。下所載此章云云。以爲提綱者也。語多與音時復用韻。與全疏絕不類。蓋皆趙氏原文。即在各章注末。音義亦相綴屬。而今概棄本來。勸爲疏首。反割分音義之爲章指者。於疏尾則爲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豈嘗有此。疏中曾經音注極多。非復孔賈之遺。甚至不顧注文。竟自懸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孫氏用心詳慎。音義可探者。十五六。而疏不能十二。至其體例之疎駁。徵引之簡略。兼并文義之充蔓。俚鄙。隨舉比比。朱文公指爲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實豈止名物之失哉。則未知孫氏之不及自爲而假手其人與。抑孫之名盛。而遂有僞託之者與。○按爲孟子作疏。其雖有十。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實發明義文。周孔之學。其音通於易。而與論語。中庸。大學相表裏。未可以空情之冒臆之。其雖一也。孟子引齊辭。多在未焚以前。未辨今古文。而徒執僞孔以相解說。往往鑿枘不入。其雖二也。井田封建。殊於周禮。求其畫一。左支右詭。其雖三也。齊梁之事。印諸國策。太史公書。往往顛倒。其雖四也。水道必通。禹貢之學。推步必貫。周禮之精。六律五音。其學亦遺於微。未嘗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雖五也。棄際招展。折枝鑿類。一

事之微，非博考子史百家，未容虛測。其雖六也，古字多轉注假借，多賴卽類，姑嘍卽嘍，嗶爾卽呼，私淑卽叔，凡此之類，不明六書，則訓故不合。其雖七也，趙氏書名章句，一章一句俱詳爲分析，陸九淵謂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嗜，眞謬說也。其注或倒或顛，雖有條理，卽或不得本文之義，而趙氏之意，焉可誣也。其雖八也，趙氏時所據古書，今或不存，而所引舊事，如陳不勝聞金於而死，陳實娶婦而具拜之，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雖九也，孟子本文，見於古書所引者，既有異同，而趙氏注各本非一，執誤文爲字，其趣遂舛。其雖十也，本朝文治昌明，逸儒傑出，性道義理之旨，旣已闡明，六書九數之微，尤爲獨造，推步上超乎一行，水道遠邁於平當，通變律者列弦管之珠，詳禮制者貫古今之變，訓詁則統括有書，版本則參攷四編，或專一經以極其原流，或舉一物以窮其幽奧，前所列之十難，諸君子已得其八九，故處邵武士人時爲疏實眼，而當今日集腋成裘，會鑄爲鏡，爲事半而爲功倍也。趙氏章句旣詳爲分析，則爲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義，順述口吻，效毛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之習。趙氏訓詁每疊於句中，故謂似蕪行而辭多信筆，推發趙氏之意，指明其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理明顯矣。於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異孟，或雜他經，疑存備錄，以待參考。凡六十餘家，皆稱某氏以表異之，著其所撰，名以詳述之，彙敘於右。崑山顧氏炎武，字亭林，蕭山毛氏奇齡，字大可，太原閻氏若璩，字百詩，宣城梅氏女鼎，字定九，安溪李氏光地，字厚庵，鄞縣萬氏斯大，字充宗，鄞縣萬氏斯同，字季野，江都孫氏蘭，字滋九，鄞平馬氏隨，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清胡氏渭，字麟明，泰州陳氏厚繡，字潤源，濟陽張氏爾岐，字履若，錢唐馮氏景，字山公，元和惠氏士奇，字牛農，婺源江氏永，字慎儀，無錫顧氏棟高，字震遠，光山胡氏煦，字澹暉，富餘徐氏文靖，字位山，雲澤沈氏彤，字冠雲，常熟顧氏震，字虞屯，無錫吳氏鼎，字尊彝，長洲何氏焯，字紀瞻，寶應王氏懋斌，字子中，臨州李氏絳，字巨來，元和惠氏棟，字定宇，休甯戴氏震，字東原，鄞縣全氏祖望，字紹展，嘉定王氏鳴盛，字鳳喈，華亭倪氏思寬，字存未，吳縣江氏聲，字叔潛，歙縣程氏瑞田，字易瞻，曲阜孔氏廣森，字撫仲，歙縣金氏榜，字輔之，嘉定錢氏大昕，字曉徵，儀師武氏偉，字虛谷，餘姚盧氏文弼，字召弓，餘姚邵氏晉涵，字二震，興化任氏大椿，字功植，江都汪氏中字容甫，寶應劉氏台拱，字端臨，嘉定錢氏塘，字岳原，嘉定謝氏壻，字金剛，鎮洋畢氏沅，字秋帆，仁和趙氏佑，字鹿泉，通州王氏坦，字吉途，金壇段氏玉裁，字若膺，陽湖孫氏星衍，字澗如，歙縣凌氏廷堪，字仲子，海甯周氏廣業，字耕厓，溧陽周氏柄，中字燭齋，績溪胡氏匡衷，字樸齋，錢塘魏氏韻，字晴川，蕭山曹氏之升，字賓谷，長白邵四德氏，字文乾，平陽周氏用錫，字晉圖，海

甯陳氏禮。字仲魚。甘泉鍾氏懼。字保岐。武進臧氏庸。字在東。歙縣汪氏榮。字孝慶。高郵王氏念孫。字齒。顧儀徵阮氏元。字伯元。歸安姚氏文田。字秋農。高郵王氏引之。字伯申。甘泉張氏宗泰。字登封。○先曾祖考錄源。先祖考諱鏡。先考諱蕙。世傳王氏大名先王之學。循傳家教。弱冠卽好孟子書。立志爲正義。以學他經。輒而不爲。茲越三十許年。於丙子冬。與子廷斌。寫爲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定課程。次第爲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編粗畢。間有謬見。用舊按字別之。廷斌有所見。亦本范氏毅。標之例。錄而存之。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五編簡集二一第

義正子孟
冊八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簡編印行

著
者

焦

循

印發
刷行
者兼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埠

14090



子敬

714

8

號
號

4

2-8
473